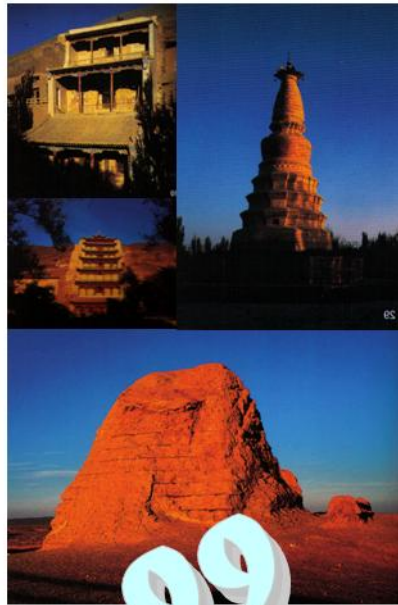


# 新大陸

##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七年四月第九十九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07*



99

- 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之二：  
安妮·沃爾德曼（Anne Waldman）  
傑克·弗利（Jack Foley）  
●詩·譯詩·翻譯



# 目錄

## No.9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詩創作

秀陶	鞋論	1
向明	豬的秘密	二首 1
蔡克霖	獻給蔡其矯	1
王渝	懷念劉賓雁	2
海城	夢裡的嬰兒／職業	2
謝青	今夜無眠／春！久違了	3
馮學良	老人／夫妻	3
曦林	風	六首 3
藍斯	紐約速描	4
趙明	微型詩九帖	4
林松風	Nam Can 春	4
杜風人	中華心靈四寶	5
劉為安	一串草結子	5
秦松	雲貴行六首	6
夏野	牆與門	7
傅智祥	源頭	7
韓宗夫	公共汽車上的睡眠	二首 7
鄭玲	我想漫遊	8
嚴力	市場	8
周承強	在寧夏以南／想法	8
張耳	西瓜汁	9
長篙	雪中詩情	9
杜文輝	叫不上名字的蟲子	三首 9
徐江	北·再北／8·7會議	10
古松	蝶夢／達摩	10
陳武	有時／慣性	10
遠方	路口	11
凌峰	淦田站／鳳凰	11
黃伯飛	老景散句	12
原上星星	南頭關／麥子的憂傷	12
徐綠樹	冷	13
寒山石	月亮／路／河床／瀑布	13
黃奇峰	渥太華博物館	三首 13
李斐	圓明神照	14

陳曉林	一枚落葉的葬禮	14
藍亭	納蘭性德	14
魯鳴	你們在我家門前走過	二首 15
資中華	無聲的季節	15
羅鉞	小情歌	15
呂建春	巴山往事	16
蔡可風	楓／斷章	16
謝勳	鑿出我心中的佛	16
陳銘華	大與小／星星	17
于艾君	表演／底牌／跌落	17
楊明通	羅馬尼亞	四首 18
賴揚明	情感的地平線／細雨榴煙	18
魯行	超短詩一束	19
蒼虞	黃昏／思念／流浪	19
包苞	魔咒	20
曾廣健	破碎的夢	20
明迪	秋天的下午想起里爾克	二首 21
司空雨	風的夢／心靈泉水	21
張敏華	事件	21
杰地	望古三題	22
張瑞	落葉上的秋天	二首 22

### 譯詩

秀陶	阿萊士·代波牙克散文詩兩首	23
張子清	譯輯“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	
之二：安妮·沃爾德曼(Anne Waldman)	傑克·弗利(Jack Foley)	24

### 評介

黃伯飛	說詩小札	22
劉火	詩·譯詩·翻譯	27
向明	石榴像苦瓜	33
劉耀中	康拉德·艾肯	34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敦煌圖片集錦

###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 ■秀陶

### 鞋 論

鞋是兩棲動物，衣、食、住、行中，鞋屬衣亦屬行

鞋，一雙終日張口等待，等待吞噬我，吞噬我的生命，自雙腳始

鞋，同等級兩艘戰船組成的艦隊，載我週遊世界，最後歸於出發處，大家叫作回家

鞋同人必然是由自由戀愛而結合，不可聽信媒灼之言

人生而無蹄，鞋便是人自我救濟所發明的蹄，不分趾如馬蹄，有蹄的一切功能，更好的是，可以置換

人的一世著破著舊不及一百雙鞋

Feb. 07 L. A.

## ■向明

### 豬的祕密

其實，作為一隻豬  
可憐得沒有什麼祕密的

每日開腸破肚  
連腳腿上每一根毛  
都拔得光光的  
那裡還藏得住什麼見不得人的心機

問題必須探求的是  
你們總是罵我蠢  
卻又不斷每日殺我，吃我  
消化我的  
最大祕密

寫於豬年元月五日

### 讀北島的

#### 〈紀念日〉

——在 228 這一天

於是  
我們也迷上了深淵  
痛飲著往日的風暴  
大家手牽手下沉  
一種另類的豪放

別人經歷過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避免  
聽話的腳隨風起哄  
總要走向那危險的邊緣  
一種流行的幻滅

註：北島寫〈紀念日〉一詩紀念六四。

## ■蔡克霖

### 獻給蔡其矯

你在大海邊歌唱  
你在雙桅船上歌唱  
你也是鄭和航海的那一隻漿

你歌唱藍色的大海啊  
你歌唱金色的大海啊  
你把大海當作你心中的女王

你歌唱著奔騰的波浪  
你歌唱著憤怒的波浪  
你選擇做一朵浪花，放逐思想

碧波蕩漾是你的良辰美景  
海鮮海味是你的流韻詩句  
你日夜追趕著大海，是高雅的王

你是大海的歌手啊  
你是波浪的弟兄啊  
你是吹響海天的遼亮的一隻螺號

冬日裏你飛往北方  
夏日裏你飛向南方  
你也是一隻戀季的翱翔的大鳥

2002/4/3 南京

## ■王渝

### 懷念劉賓雁

去年今日  
我們為你送行  
開一個告別會  
而你的缺席  
令我不自在

你此去的地方  
從來沒有人返回

但是你走過的路上  
留下了足音  
清越，不依附地  
敲擊著昨天、今天和明天

那些沉睡的夢  
都伸起了懶腰

水中的樹影悲歎  
生命的搖落  
鴻雁在天空飛出  
夢想的舞姿

此時  
你懷著怎樣的心情？  
仍掛念著橋樑工地？或者  
內部消息？

\*2005年12月17日，劉賓雁的友  
好在普靈斯頓大學為他舉辦了一個追  
思會。

寫於2006年12月17日，紐約

## ■海城

### 夢裏的嬰兒

黑夜，一位沉默的工匠  
砌著牆  
花在瓦盆裏靜靜開放，你周圍  
虛設的門窗有些抽象

一張床夠你幻想  
疲倦的枝條，伸入空空的大腦  
另一半不空，夢長出葉子  
一片蔥綠的莊稼窸窣作響

他是一不小心掉進來的  
翅膀閃著藍星  
他胖，赤裸，四肢緋紅  
渾身散發奶油的清香

他笑，喚你父親  
突如其來的喜悅撈動早晨  
火焰連著火焰，照亮前世  
他說：別逃，我是你的，你不能藏進海水

瞧他的大腦袋，多像天外來客  
小拳頭見什麼都抓  
他想讓你知道他是會表達的  
瓶子裏的憤怒崩開瓶蓋

你準備蘿蔔，水果，新鮮的肉  
鹽和一碗陽光  
你是簡單的食草者  
而他，有野生動物的胃口

擁抱不能空，不能有風  
牙齒咬得咯咯響  
他想咀嚼，爬，攀上枝頭  
他讓你為他命名

這小小的入侵者  
一出生就失去母親  
他脾氣火爆，一點點也不像你  
翻開命運的字典，你找不到任何關聯

夢是深的  
手蒼白無力，掀不開厚厚的被子  
你和他坐在裏面  
下棋，父與子的對弈沒完沒了

扒開一堆落葉  
露出頭顱和寓言——  
他長大，你死去！他走出盆  
讀你的遺囑和幾根肋骨

### 職業

未來的房子  
早已被命運的設計師  
定好尺寸  
再也無法改動

這樣就可以避雨  
安全島  
兩邊都有門  
可以進進出出

現實——  
嚴厲的教師  
經他系統的教育  
你似乎成熟了

其實花園  
不過是幽靈的童話  
他們說了  
即使逃開，你還在那裏

工作室裏的葡萄  
可以觸摸  
它打開你  
與苦難的親密聯繫

這一生，不過如此  
直到牙齒脫落  
死神的收藏家摘去  
你頭上的白銀

## ■謝青

### 今夜無眠

夜長星光稀落  
此情最傷神  
我獨靠窗茫然遠眺  
相思如潮  
今夜無眠

她只是一個影子  
飄忽隱約或東或西  
跣弛於整個房間  
驕縱如女王  
我便像她的奴僕  
如影隨形  
奔走不停

我對她說  
其實已說過千遍：  
我愛你  
鏡框裡的她  
依舊不理不睬  
傷透我的心……

### 春！久違了

連月酷寒  
一顆心包裝在  
櫥凍裡  
時刻戀念著  
春在何處？

悒鬱地度過冬季  
君子蘭毅然舉起  
橙紅花旗幟  
號召花卉姐妹  
用粉紅色抵禦白雪  
呼喚暖春

## ■馮學良

### 老人

生命在歲月中迭起  
東西縱橫  
南下北上  
交織成錯愕的軌道

始終以慧黠的雙眼  
看待人生的大起大落  
是酸甜還是苦辣  
一眨眼又是一個秋

### 夫妻

休息一下  
路上就好走  
兩對永不言休的肩膀  
就這樣扛起了一生

路 崎嶇  
生活需要經常這樣歇著  
只要鸚鵡情深  
人生就值得這麼走一回

2007.3.2 寄自馬來西亞

茹苦含辛躲在地下  
風信子和鬱金香  
先後冒出地面呼應  
接著是春花朵朵  
萬紫千紅

久違了——  
春！我將投入  
你青春懷抱  
獻上愛心  
繪製歡悅願景……

## ■曦林

### 風

總引起一陣騷亂

### 雪

掩 蓋  
讓你見到  
最美的一面

### 霧

一張密不通風的網  
網不住  
雨的去意

### 流動電話

自從貼身侍候  
主人花樣多了  
愛缺堤

### 捷徑

快  
方便  
最容易栽跟斗

### 珠海蓮花路

男遊客吃香  
隨時有美女拖住你的手

“帶我去帶我去！”

2007年寄自新加坡

## ■藍斯

### 紐約速描

#### 之三·帝國大廈

幾何圖形的建築森林爭相天空標高  
瑰麗而詭奇的  
亂潑顏彩  
我站立雲的邊緣  
忍住心寒俯下垂望  
鯊魚舞弄利齒靜待我措手失足


小孩：那隻大猩猩在這層樓掉下去的，  
牠為甚麼要爬這般高？  
母親：牠要像家鄉那樣獨坐最高處看夕陽。

#### 之四·自由女神

棄拒橫渡輪船  
離岸隔水隔潮向妳迎及  
怎樣都很異鄉的感覺  
妳凝固雙瞳，凝固遠方

孤單而綽約的風姿依然  
女子，妳點燃一盞燈  
照亮天高海遠迷失風帆的歸航

2006年歲末完稿波士頓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德維文學協會 **支持**  
 \$100

## ■趙明

### 微型詩九帖

#### 星空

一連串無法解讀的亂碼  
說不清  
來日方長

#### 我是天邊一片雲

路再遠也要堅持  
就為那一方鄉土 醞釀  
滴滴心血

#### 家鄉小路

一條  
無法剪斷越拉越長越韌的  
臍帶

#### 獨木橋

被放倒了  
也要挺著脊樑  
讓骨骼說話

#### 海濱落日

疲憊的眼簾輕輕闔上  
為月亮 留下  
輪迴的舞臺

#### 海灘上，一隻擱淺彌留的蚌

浪把你簇擁在前端 不幸  
落了單 振臂疾呼  
天不言地無語潮聲依然

#### 嚮往燈火光明的蟋蟀

一生只有一次遠行的機遇  
即使淪為盒中玩物

四百公里雲和日  
Nam Can 重來，和風  
吹白少年頭  
吹茂葦花逢盛宴

船似流星之傲姿剪開  
湄河春光  
鱗波洶湧  
水禽驚飛  
楸林篩落夕陽萬縷，而  
笛聲猝起，續紛  
一千五百個春天

登岸時  
Nam Can 迎我是樓房交錯  
市街燈火喧嘩，流水無情  
洗盡  
水鄉漁歌，洗我  
歸來夢！

註：2006年4月舍弟潔豪從  
歐陸回來，我們一塊回金甌省  
親，並乘高速遊船往水鄉 Nam  
Can 作故地重遊，相去四十餘  
年！

2006年5月寫於越南

## ■林松風

## NAM CAN 春

也是最後的軀殼

### 別了，狗兒

——送戍迎亥外一章

最會撕打同族：內鬥內行  
一見棍兒 尾鞭俱縮  
豬都不如

### 無聊的聚會

怎忍把時間掰得粉碎  
不如砌一堵書牆 倚著  
睡覺

2007/02/23 寫於越南堤岸

## ■杜風人

微型小說詩

### 中華心靈四寶

#### 紙

君前 披卷  
一善本中原飄霜的潔白

飽蘸一筆中華 上山  
下海 風雲縱橫馳騁  
揮毫 神州一片情

別忘了 將妾心一硯田山水  
裝訂成冊

#### 筆

一點一捺 相思子  
一橫一豎 秋海棠

千山之外一壺詩 行書  
草書 關山下踽踽獨行  
獨呷一瓢長江水 添一筆  
西湖煙波雲雨 擺渡  
數行蘇東坡

鼓棹浪花  
林逋的梅妻寫意  
蒼勁飄逸 一剪梅  
蛺蝶勾勒 一帙荷花箋

筆筆 妮妮喃喃  
嚶嚶妮妮 莫忘當年  
風雪阿里山神木 風霜  
篆刻 在楓葉上  
那個風乾標本的字眼兒

驀然回首 天地悠悠

蜀道難行 一管  
秃筆 盈握相思山河

#### 硯

君山耿耿一荷君子花  
臨風寫意 洞庭湖上  
妾心 漣漪一串串

湖上煙波離情蕩漾 泛舟  
櫓浪 浮動神州一筆註冊情

湖光山色落枕君山 午夜  
一硯洞庭波 折波疊入  
鴛鴦枕 伴君入夢

#### 墨

前朝墨色 一截  
晉魏風骨 琢磨半生  
驅馳方丈內 一盅陶淵明的田園山水

世紀水土滄桑 半崖  
天涯邊緣人 蒼勁  
一笛 狼毫長鋒的知音圖騰

豪飲一盅黃河之水天上來  
揮灑半壁江山 大斧  
劈斲 朝代深層紋理的心跡淚痕  
銷磨千秋風月 悲情孤絕  
雄健純粹的中華人文磨坊\*

迴圈推磨 愈磨  
江山情愈濃 而杯中的陳酒舊愛  
甘苦點滴 濃淡總相宜  
愈磨愈情怯王維南國  
山水 點滴的有情物風月

\*韓愈評柳宗元詩：“雄深雅健”。

2006.11.10 寄自紐約

#### 老驥伏櫪

想起莽莽草原  
懷念滾滾沙場

#### 人為環境

任你有一池墨水  
也潑不出蔚藍天空

#### 橋

頂著日月星辰  
任風雨洗滌  
只為溝通兩岸 挺著

#### 經歷

白髮夢  
淚水是情懷

#### 歷史

是時勢  
也是人為的創作

#### 時鐘

從不怨疲勞  
滿心只為責任

#### 電視機

小熒幕  
讀出萬縷風情

#### 慾

明知是陷阱  
丟命也甘心

2007.2.10 寄自越南西貢

## ■劉為安

### 一串草結子

## ■秦松

### 千年之醒

越戰未正式／正式開打的那一瞬起  
未曾道別袖即離你遠去  
且飄渺向某個場域  
你摸不著看不見找不到  
也許是一種特殊的永恆境界  
袖再也不願稍現蹤跡

也許 也許因為袖憐憫你  
十二、十三歲的小姑娘  
如何卻已將不知是哪兩方  
正玩得濃情蜜意的槍火砲彈  
用盡一輩子的心血精力  
精雕成永不褪去的記憶  
細琢至每夜才一闔眼立即看見  
籠罩宇宙的全幅不滅場景  
色彩絢爛如幻 聲響轟天似真  
從未缺席 教你幾乎窒息

既然記憶已成永駐  
不如就讓袖助你一揮之力  
夢 是絕對不敢再回來了  
真真可免去你重溫烽煙之苦

那麼 且好好享受這一場  
既空前復絕後的  
千年之醒

### 你總是遠遠遠遠地

你總是遠遠遠遠地  
多少年來  
以最動人的姿態  
綻放在  
最幽靜的山中  
最夢幻的霧海

## ■朱楓

### 我決定當一個屠夫

我決定當一個屠夫  
把自己掛在屠架上  
我要把自己從人間剖開  
看看哪些部位已被污染  
然後把沒有污染的部位  
一刀刀割下  
獻給我的熱愛的神

我要把我的靈魂留下  
看我的神變一隻喜鵲  
唱在高枝

2006年寄自山西

歲月也只敢遠遠遠遠地  
多少年來  
以最貼心的溫柔  
守護住  
你最出眾的才華  
你最特殊的優雅

我們也都一直遠遠遠遠地  
多少年來  
以最敬仰的心情  
沐浴著  
你最迷人的薰陶  
你最真摯的引導

你還是遠遠遠遠地  
最終時刻  
以最絕俗的清麗  
安息在  
不屑世間褒貶  
浪漫的夢裡

2006年寄自台北

## ■塞遙

### 2006年的最後10秒鐘

最後10秒，時間開始向後撤退  
妻兒已提早進入夢鄉  
只有我與電視機還醒著  
守候這偉大的時刻  
  
當時報廣場上的那顆水晶球  
即將著陸時  
——我一時興奮咬到自己的嘴唇了

而人們沒有停下來  
還在歡呼著倒數：  
五、四、三、二、一！  
（時間退回到零）  
鮮花！煙火！擁抱！尖叫！  
笑，歇斯底里，多麼光輝的時刻啊——

我猶豫了兩秒鐘後，終於一抬腳  
跟著邁進了2007年的客廳  
——連同剛被咬到的，新鮮的疼痛……

2007年1月1日於紐約

### 嫉妒

潛伏在心的左岸  
一種形而上的絕症  
哦，嫉妒

這無藥可治的病菌  
來自別人的光芒

是含在別人口中的酸葡萄  
是燃燒於靈魂暗處的黑太陽  
哦，嫉妒

從狹窄的兩岸間  
我望見幸福的敵人

2007年1月2日於紐約



## ■夏野

### 牆與門

凡牆都是門  
凡門都是牆  
牆——  
壘得再高再厚  
也透風也跑調  
門——  
關得愈緊愈嚴  
也有縫也走神  
牆是牆門是門的荒謬  
無牆無門操控的虛偽

白粉牆  
門內門外一個樣  
糯米香  
黃麴霉素千里揚①  
紅漆門  
牆內牆外一個樣  
心向背  
蝨賊碩鼠萬程奔  
腐敗與墮落合手言歡  
險象重生

我行我素  
關起了的大門任我打狗  
我夢我幻  
加高了的高牆任我封口  
心不慚神不驕  
臉不赧手不戰  
裝裱獨特的——  
語錄？  
神向往之的——  
遺產？

放眼四顧牆與門的弔詭：  
強硬的脆弱

## ■傅智祥

### 源 頭

扭開自來水龍頭  
流淌潺潺日光  
想起了故鄉的老井  
想起井邊的依依垂柳  
想起網著老井的夕陽  
以及井台上 洗菜的  
白髮蒼蒼老祖母  
骨瘦如柴的手指  
和她轉過臉去的咳聲

2007年寄自四川

傲慢的無奈  
自我讚美的嘲弄  
自戀放縱的嗟嘆  
喜劇？  
悲劇？  
惡作劇？

“瘋狂的石頭”②  
愛與恨精神文化的傳遞

題記：《凡牆都是門》是中國大陸作家陳染小說的題目。她說：“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時光都泡在看不見摸不著無形無質的哲學思索中，整個人就像一根泡菜，散發著文化的醇香，卻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鮮……”我借題發揮之一題。

①北京副市長陸昊批准將二十九點二萬噸陳化糧銷售給老百姓，內含致癌物質黃麴霉素。

②當前風靡於大陸的電影片名。

2006年8月10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城

這睡眠的力量，已使世界發生傾斜  
這些鬆弛的光線和塵埃  
撫慰著一顆顛簸不已的心靈

順著骯髒的座椅，讓我做一次  
軟體動物，在汽油和煙霧的薰陶下  
讓我的倦意無限伸展下去

而睡眠的力量又是何等脆弱  
早已失去自慰和反抗的能力，如同  
另一些乘客的願望反撲邇來

伴隨著汽車前進或倒退  
四個輪子，因加速突然產生的咳嗽  
變成路邊無人理睬的乾花朵

反向逃跑的樹木，一味拒絕  
拒絕了柏油文化的侵蝕，我的睡眠  
在加速——直至抵達夢裏的終點

## 魚兒游動

一尾魚兒在四月游動  
我心生憐惜，水掩蓋不了的光陰  
讓魚兒成為水族的頭領

重新聚集在水寮，共同的信仰  
組成一棵五光十色的消息樹  
由此出發的魚卵，向著四方輻射

遠方，我看不懂的旗語  
來回晃動著。草船升起了銀色的  
歸帆，弛過了狹隘的荷塘

把黑暗一舉剖為兩半，一群魚  
相互認同了某種快樂  
把閃電的驚詫，送入鵝卵的腹中

胸懷一池淨水，臣服於一片  
黑壓壓的柳林，流浪在四月的魚兒  
從不懷疑每一種弱小的生殖

明亮的生殖，點燃了弱小的燈盞  
照亮更加廣闊的水域

2006年寄自山東諸城

## ■韓宗夫

### 公共汽車上的睡眠

■鄭玲

## 我想漫遊

老是坐在斗室裏吃藥  
通過名言和概念認識世界  
我怕我的衣服、身體和腦子  
全部都用舊了

我想看天際快速移動的雲牆  
我想在地球之外看地球旋轉  
我惡厭圍困我的有形的牆  
和無形的邊界

因而 我想漫遊  
在那與群星共飛的旅途  
靈感 將會不斷回歸  
那大野流動的月色  
將喚起我沉埋了的  
往昔的激情

我想漫遊  
無奈肉體的翅膀  
與精神的翅膀  
不能結伴而行

在我荒謬的現實中  
久病的日子是一頭羊  
在不長草的後院裏  
被一個倒路鬼牽著兜圈子  
不知道外面  
儘是青青的草地

我想漫遊  
我的靈魂在偷聽  
一個內心的責備：  
你為什麼怕舟車勞頓  
會加重你的病  
你為什麼只依戀這張床  
生怕在外面猝然而死

■嚴力

## 市場

毫無防範  
設置程式也不能防範  
譬如年齡在骨頭上使用  
寫往下一頁的速度  
譬如  
甲骨文早就預示了文字的輸入法  
所以  
在手機所能撥通的現實中  
偉人們還是想用青銅器的姿勢  
站成雕塑

技術的發展  
快慢都是一個方向  
吃穿住行的現代化道具改變不了  
舞臺上的肢體語言  
但有時候歷史的規律會  
改改你的生平  
這是市場的需要  
大眾的津津樂道

2006 · 4 ·

你仰望吧  
太空是繁星的背景  
死亡是生命的背景  
你俯視吧  
你的適應性還比不上一段軟木  
它漂流在風浪中  
卻不會沉沒

2006年寄自廣州

■周承強

## 在寧夏以南

風沙拍打低矮的門楣  
草被成群結隊逃走多年  
在寧夏以南與空氣握手  
疼痛長駐掌心  
提醒時間是把敲不掉的刀

口紅沒有劃開的天空  
家園成了飄移的旋風  
早醒的新娘捨不得揮霍  
積攢一週的洗臉水  
空氣擦亮她烏黑的眼眸  
一大堆金黃的希望被帶走

母親的哭聲中她遠嫁河南  
沒有嘖嘖沒有鞭炮沒有鑼鼓  
窘迫刪去了繁文縟節  
兩天前認識的新郎帶了一筆聘金  
帶來哥哥和全家的希望

這是寧夏以南  
沙生灌木圍困住小院落  
雙目失明的母親放聲大哭  
她粗糙的手臂不斷伸展  
渾黃的風沙磨蹭作響  
她僅有的女兒已經遠行  
金色天邊還沒傳來  
熟悉的鳥鳴

## 想法

那尾魚兒只想著咬食充饑  
那條獵狗只想著賣勁捕獵  
那隻猴子只想著逗玩老虎

人呢站在大地的最高處  
扔下一些發光和不發光的想法  
太陽也翻曬不清種類

2006年寄自廣東

## ■張耳

### 西瓜汁

你說，從沒見過這樣吃西瓜  
捧著喝，汗從鼻尖、額頭、後背  
滾下來。讀過 Frida Kahlo 嗎？看過  
她的西瓜，大張嘴、厚唇、黑色的籽  
很多，因為她孤獨。  
你用利刀把瓜切成整齊的塊  
吃得很斯文。  
我啃，像狗，Kahlo 的瓜  
然後喝  
捧起來喝。  
瓜不太新鮮  
對，多年前就打開了  
那麼，把瓜磨碎，榨汁  
倒進象形的錐狀玻璃杯  
紅汁、吸管，也很斯文。  
這時，我們聽到鳥  
聽到更遠的山崩  
在腳下轟響。又炸了，住房或  
舊工廠。某些活過的部份  
比如西瓜。  
你像個餓壞的孩子，還說不餓。  
餓？你不可能懂，餓。  
深深舔了又舔愈湧愈多的汁液，餓。  
但這不妨礙我們的切口  
正當，長久。甚至美麗。  
不信？  
潮湧上腳面  
I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又怎麼樣？容易的都已做過  
容易地完成，又輕易地放下。  
它們在哪兒？不留情丟下的  
西瓜皮？  
慢慢吸  
一小口  
又一小口  
越吮越濃，越短的底線

## ■長篙

### 雪中詩情

趁嶄新的雪花  
剛剛落下  
把腳伸向盈盈的雪面  
描出一幅畫

啊 雪中奔跑的孩子  
那銀色的幻想  
與雪溶化

遠方 有人尋路而來……

2007.1.7 湖南

越精緻的銳角，甜的邊沿。  
沒有什麼要求，意思是說  
要求全部。樓上的全部。  
樓下。  
這是藥  
喝下去，喝下去治癒  
所有的傷。現在你掙扎  
一邊享受，一邊怕心身的依賴。  
這可以理解：  
喝江水長大的，都拼命往  
沙漠移民。太擠，太多解不開的  
纜繩和在疾水中失控的不確定。  
沙漠，地下暗河，都流過，水  
還有果汁。  
沙漠。  
那時候，  
你還會捧起她的腳，認出她？  
藤蘿架，上海浦  
忍紅潮漲起  
直入身體。

## ■杜文輝

它忙碌而盲目  
我睡著時  
它尋找著到我的身上來  
它低吟著壯行，以減少痛

它不知道我是什麼  
像我不知道世事

它來不及找到一粒麵包渣  
就被我一翻身壓死  
——它的死誰也不知道

## 冬

大雪成片成片落在姓氏上  
落在年齡上  
我的臉和思緒在鞘裏

## 天

樹木在黑夜裏行吟  
在白天裏堅持  
構想幸福的人啊  
必須學會匍匐過冬  
山畔鏽蝕的紅唇  
山野呆愣的野鴨  
都在夜晚來臨之機  
逃進一隻貓的眼睛

### 我是一個釘子嗎

要麼我閒置自己  
漸漸生鏽

要麼我敗給一把鐵錘  
將身子楔入兩種事物 三種事物  
楔入它們的疼痛

要麼我敗給更堅硬的  
我會彎曲  
然後被拋棄

2006年寄自甘肅

叫不上名字的蟲子

## ■徐江

### 北，再北

偶然看到老友  
詩中提到朝鮮  
哦  
那是最近我看到的  
第三篇悲憫

可他為什麼  
在提到兩河流域的美國時  
就變成曲筆了呢  
哈貝馬斯還是誰  
說過這樣一句話

“真正的知識份子  
在今天已不存在”

### 8·7會議

在著名的歷史上的  
“8·7會議”這天  
讓我們來聊聊搖滾

那是昨夜  
電視臺的《琳達·麥卡特尼》  
讓我想到的

比如他們非要把發了財的  
麥卡特尼爵士的感情  
處理成中產階級式的

比如他們非要把一個女人的一生  
演繹成所有女人都希望的  
連不幸也是

這就是後來搖滾生出朋克  
朋克生出噪音

## ■古松

### 蝶夢

生命深深地嵌在  
撲著的雙翼依然飄逸  
留住嚴冬萬壑的搖晃  
任起伏跌宕淒冷  
追趕肅殺後的孤獨  
等待的明日很近  
目送殘雪擦身而過  
活著也許  
是另一次纏綿悱惻  
卻百彩千姿

### 達摩

飛越所有塵世的燈紅酒綠  
無視千般的誘惑蠕動  
懾悟在咫尺間斑駁  
生和死都是一聲長長的嘆息  
四大皆空的昨日今日明日  
仍然有你孤獨的吶喊  
你在我塵緣未盡的目光中  
漸漸遠去

2007年寄自香港

的唯一原因

也是所有藝術  
為什麼都走向自殺的  
具體佐證

2006年寄自天津

## ■陳武

### 有時

多少精緻的想法一個個粉碎  
誕生到死亡的過程 極為簡單  
就坐在那一會兒  
像掐滅一個煙頭

憂傷正悄悄襲擊  
心瀰漫得很遠  
置身的境界 觸摸不到任何事物

陽光也還暖和  
塵封的時光一點一點破殼  
抽身站起來 衣服上  
落下一地的土  
推門出去  
鎖正鏽住

### 慣性

看著人群  
想起日子的平凡  
我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  
注視著重複的景象

打著雨傘的行人  
尾巴冒煙的車流  
它使我看到一種寧靜  
和生活的秩序

繼續注視下去  
誰都不可能被誰驚動  
相撞的事是偶然的  
我注視了這一過程的全部  
並且沉默

2006年寄自南京

## ■遠方

### 路 □

1、

幾乎每個夜晚  
都聽到你磨牙的聲音  
尖銳刺耳  
高亢激揚  
是消化不良  
還是心有恨意  
一時難消呢

2、

乍看  
好傢伙  
是頭巨鯨擱淺  
張嘴一喘氣  
不得了  
全完了  
一切都賠了進去

3、

你的大嘴巴  
總是口沫橫飛  
要麼自言自語  
莫名其妙  
要麼逢人就吹  
離經叛道  
尤其在下班的時候

4、

因為風水好  
閻羅在此駐節  
黑白無常  
時而把雞毛當令箭  
鎖拿無辜  
我們杯葛  
但沒用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5、

曾經這是個陷阱  
我狠心地將自己  
流放到這裏  
路怎麼走  
朝哪個方向  
影子同我  
總各執己見爭論不休  
我的左腳就這樣  
僵在半空  
一直沒落地

6、

最後  
也不知道該恨該愛  
在這兒  
我邂逅初戀  
卻也因為發燒  
因為污染  
因為吃得大飽  
在這兒分道揚鑣

## ■凌峰

### 滄田站

京廣線上  
一粒快掉線的  
陳舊的鈕扣

湘水用溫柔的手  
縫補 抑或挽留

我遠行的腳步  
和著清晨的露水  
撼動千年枕木

無情的鋼軌  
衝破母親的眼眶

那扇車窗玻璃放下之後  
將故鄉的影子和母親的白髮  
殘忍地從視網膜上撕去  
飄失在風中

這世界很大  
這月臺很小

那年的雪很大  
那年的我很小

### 鳳凰

夢中的火  
是一場絢麗的豔遇  
追逐著  
燃燒  
我欣然的走近你  
我艱難的離開  
我如鳳凰一樣  
涅槃

2007年寄自湖南

## ■黃伯飛

### 老景散句

#### 父子

我聽你說的第一句話。  
（說的是什麼我不記得啦！）

現在我聽你說的每一句話。  
你想要問的，我一句也  
不知道怎樣回答。

#### 答醫生問

隨口問一句：“你還寫詩不?!”  
隨口答一句：“不寫忍不住!”

#### 一首長詩

當年寫過長詩幾百句  
而今已不知丟到哪裡去  
可能藏在車房某個紙盒裡  
可是要翻箱倒篋  
哪裡還有這個力氣

#### 一個古怪的問題

問：生命在哪裡？  
答：就在你鼻子眼兒\*一出入的  
空氣裡。

\*“鼻子眼兒”北京俗話中的鼻孔。

#### 大事小事

清早兒起來，把襪子穿好就不是一  
件小事，世界上還有些什麼大事  
嗎？

## ■原上星星

### 南頭關

那晚，我站在南頭天橋上  
看車來車往和城市的燈火輝煌  
南頭關橫在面前橫在我的天涯  
似乎想阻擋我朝這座城市的闖蕩

是的，深圳還沒有我可以插足的地方  
而我在徬徨中抬頭忽然發現  
天邊掛著一輪圓圓的月亮  
這時我的遺憾又似乎得到了補償

我不再惆悵，我的思緒開始飛揚  
就像是那一縷縷的月光  
今夜闖過了南頭關，插向整座城市的  
每個角落  
和心臟

### 麥子的憂傷

麥子被拋荒在地裏  
最後一條光棍也離村出走  
在南方到處是雞婆的工業區裏  
光棍吃的是剩飯，嚐到的卻是新鮮

他的人生這才有了芬芳  
而麥子在雨季裏充滿了憂傷  
一種精神倒下了  
像麥子倒伏在大地上

2006年寄自湖北安陸

### 僅有的現在

不知是哪個腦細胞使壞  
夢醒後仍留下些渣滓  
我該當加倍憐惜的是  
這個僅有的“現在”  
現在聽到我親切的呼喚  
從花叢的那一邊  
不慌不忙地走到我面前來

現在說：你急什麼？  
有些花樹這纔褪下秋裝  
便想著春衣，你難道  
還不懂得這麼簡單的道理？

### 冬至日園中柿樹

前幾天，陣陣狂風暴雨，  
有一些轟轟烈烈地走了；  
有一些靜悄悄地走了；  
葉子都脫落了。  
今天，近前細看  
每個枝梢上，又見到  
茁茁葉蕊的芽尖。

### 夢腦

夢腦不如電腦。電腦，你可以  
指揮著“小老鼠”帶著你到處跑  
，攫取你心目中要取得的資料；  
夢腦卻是非常地不可靠：它要你  
怎樣就怎樣而不是你要它怎樣它  
就怎樣。對了！此外還有個“人  
腦”，專管在白天裡吃飯和睡覺

2006年Pasadena

## ■徐綠樹

### 冷

我說冷的時候  
其實與季節無關  
我說熱的時候  
可能與天氣關聯  
活在這個世界  
我從沒想過刻意索取  
也沒想到要必須付出  
如果能夠可以與世無爭  
清心寡慾  
只要能夠可以隨心所欲  
看一看河流荒原和那些綿延萬千  
只要能夠可以不遠離自然  
我的生命就是在充分地運行

生命這個過程  
卻總不是這麼來完成  
哪怕我們有再簡單的最低要求  
它也常常喜歡在悖論 矛盾 顛覆  
質疑中  
把你帶到一段一段階層  
推向一個一個低谷或陷阱  
掙扎和狂奔在這些生命的波濤之上  
心的清純與透明一點點含混不清  
索取成了必須  
付出成了肩負  
我以女人膽怯的氣質  
摸索著生活這條道路  
執行著清除一切妖魔鬼怪的侵襲  
還要以女人柔弱的雙臂  
推開一座座大山的困阻

這樣 這樣的生命  
這樣的日子  
讓我總是不能支撐  
總是懷疑我哪裡出了問題  
要麼徹底拋卻  
整頓好基本的生活  
要麼徹底堅持  
不再是無奈的自己

## ■寒山石

### 月亮

把太陽的光芒  
炫耀成自己的亮光

### 路

在肆意的踐踏中變得堅實  
在咒罵的腳步聲中走向遠方

### 河床

一旦抬高自己  
必定傷害別人

### 瀑布

以粉身碎骨的勇敢  
豎立起浪花飛濺的驚歎

可是上有蒼天  
下有大地  
所處的空間註定有限  
四下注目  
萬事萬物 風雨草蟲  
只不過都是如此  
如我這樣苦著悶著愛著恨著也累著  
生活就是願把我們看作無所不能  
原來生命就是這麼無可逃避  
最多時候  
我們也就只能坐在算命先生面前  
祈願自己的生辰八字占著吉星良日  
比別人會福祿雙全財運亨通  
有貴人命  
別的其實是實在無能為力  
所以此時我們虔誠的表現  
是那麼單純的乾淨

2006年寄自山東

## ■黃奇峰

### 渥太華博物館

印地安人的圖騰  
數千年前的木刻  
記錄蒙古人徙遷的鐵証  
博物館是加拿大人的一封公開信  
對紅番原住民古早屠宰滅絕的  
道歉  
並表彰印地安人的  
智慧

### 晨霧

一張厚重的霧網  
籠蓋了洛杉磯 2007年元旦的晨  
莫名的沉重  
壓在心頭

晨運的路上  
裝點著平時少有的車行燈光  
五十呎外的樹木房屋  
模糊在霧的駐紮

等待噩運的逝去  
迎接穿雲的太陽  
用最尖端的鐳射武器  
搗毀邪惡的圍困

賞我 2007年的一路璀璨

### 戲

我坐在戲臺前邊看演戲  
背後的人看我演繹人生

## ■李斐

### 圓神明照

好飲好食又好住  
他回到故國  
身體養得肥肥白白  
淚腺就份外敏感  
請朋友帶去看圓明園  
他在國外博物院見多了  
書法繪畫陶瓷雕刻玉石  
青銅器甲骨文斷首佛像  
盜自這裡的贓物  
眼前是大水法遺跡大理石浮雕  
精工而細緻石質肌理啊遠瀛樓  
華北塵沙中曾經吹過希臘古風  
蔓草灌木叢追憶海晏堂宮女們  
伸臂張口青春少女燒焦的肉身  
為什麼這裡沒給龔半倫<sup>①</sup>  
做一座贖罪的造像他想  
也許愈來愈多似這種人模人樣  
偷搶砸便了為什麼還要焚燒  
半個中華文化一代清朝精華  
火光黑煙裡看古人只有一個  
法蘭西雨果<sup>②</sup>仗義講話  
若到巴黎去墓前別忘一束鮮花  
長久等待了百年來屈辱傾瀉  
祖先們海內外潛積淚腺眼水  
他肅穆泫然合掌下拜皇天后土  
讓淚滴澆淋青嫩雜草快高長大  
好蓋石破殘垣歷史的傷口汨汨  
伴不倒斷柱朝天指證海盜默默

2007年1月31日紐約

<sup>①</sup>龔自珍(1792-1841)清朝文學家、詩人。兒子龔半倫，1860年10月領英法聯軍攻北京，燒圓明園。

<sup>②</sup>Victor Hugo(1802-1885)維多·雨果，法蘭西文學家‘詩人’。

## ■陳曉林

### 一枚落葉的葬禮

——為遠去的父親送行

父親終於抵擋不住秋風的誘惑  
倒下了  
倒在慘叫一聲的樹葉上

父親就這樣走了  
彈盡糧絕的樹葉  
很象父親千瘡百孔的肺  
風兒仍在上面滾動和旋轉  
父親照樣的抽煙喝酒  
然後習慣於把子彈推上膛  
直搗早已消失的戰場  
也照樣含著淚把春天拴在背上  
穿過陽光沈重的呼吸道  
以及我們這個浪迹  
異鄉的家

其實，我也知道  
父親的天空就是一棵樹的天空  
無數次的砍伐又無數次的  
抽芽  
就這樣一年又一年  
父親常常望著殯葬場黑管樂似的  
煙囪獨自發呆  
說：總有一天會爬上去吹響天空的  
結果整整爬了  
一輩子

好刺眼的陽光啣  
父親流放過的河床長滿了野草  
肺葉漂在水中停止了咳嗽  
最後一次洗盡綠水青山  
飄揚著的槍林彈雨和歲月的  
塵土

父親，兒女們永遠的楷模

## ■藍亭

### 納蘭性德

古玩店貓的眼睛，疑惑  
我聲聲回音跌落

關於康熙的沉重，  
你詞語的冰冷如北方曠野  
你說，國度這樣在枝頭開放

如何來度量我們心中的空曠  
光亮從牆角網住一些舞蹈的昏暗的雪  
不忍心蓋上我的足印，

孩子們喜歡臘八粥的清香  
我喜歡你的沉默，在虛構的北方  
雪替我們敘述

潔白的掩蓋一切的道路，路燈  
在風中獨守自己徹夜的明亮  
墳頭，一隻安靜的乳房

我將你的清平樂，展成冬的寂寞  
直待風吹開窗的百葉  
加州初夜的詭秘中，窺視你醉了的端莊

樹葉一樣地走過了天空  
又緩緩的降落  
就這樣在故鄉沈甸甸的掌心上  
點燃葉落歸根的  
火把

2006年寄自重慶



## ■魯鳴

### 你們從我家門前走過

我坐在寶座上受審判  
天地都已經逃避  
還有什麼盛宴可以讓我留戀  
彈琴、吹笛和作樂的聲音淡遠  
我看見你們的眼睛充滿火焰  
誰是主人？是你們還是萬物？

我是羔羊的妻子，下世紀的新婦  
碧玉明如水晶的牆吻  
鎖住了我的四肢  
我的外表只是死裏復活

你們是驕傲的騎士  
從我家門前走過  
你們的馬隊威武不可一世  
被你們吸引的女人成群結隊

我不再是瓦器裏的寶貝  
我注視自己院子裏的果園  
那些成熟的葡萄，粒粒掉地  
香氣豐盛四溢

(11/6/99/新澤西)

### 照亮秘密

車站上，碰到你  
你極其樸實，尤如你的名字  
絕妙，控制了我們的感情  
失而復得，轉眼流去

我們喪失普遍的境界  
一切都被生活所耗費  
你說，到亮處去吧  
我們卻走向黑暗

我們力量有限

## ■資中華

### 無聲的季節

風兒無聲地流過  
枯葉無聲地飄落  
彷彿是受到暗示  
我也選擇了沉默

秋天到了  
樹上結滿了甜蜜和苦澀  
隨手摘下的  
不知道會是什麼

那陽光，總是習慣地  
回想起許多的熱烈  
.....

2006年寄自廣東

盲目部分可惡地膨脹  
高潮是一種體會  
我們處在平臺的位置

慾望一浪低過一浪  
你找了個地方要離開這裏  
我想對你說，平淡就是幸福  
但是，我不能說  
因為這無法解釋我的命運

列車就要啟程  
我不想知道你奔向何方  
你問我，日子就這樣默默流淌嗎  
看著你淚水流下，漸漸遠去  
我才意識到，所有的燈都已打開  
照亮了我們的秘密

(2002年11月22日列車上)

## 讀你的信息

在黑夜  
讀你的信息  
如讀一朵茉莉  
夜色在窗外像個安靜的孩子  
悄悄探聽  
燈下潛藏的秘密

### 念 想

以為這是你的微笑  
可那只是下午的一片陽光  
多溫暖啊，這寒冬裏的念想  
世界安靜  
惟有我的呼吸像一口井

### 致左婧

把一月叫到你的面前  
告訴她要乖巧  
把天空叫到你的面前  
告訴她要寬敞  
你的眼睛凝視著遠方  
微笑的樣子像一朵早開的迎春花  
而我，是否在你的眼睛裏  
是否像風吹過山岡

### 雪

期待一場雪  
一場鋪天蓋地的雪  
急速地飄飛，雪，除了雪  
什麼也看不見

獨坐在雪中  
不再其他的期待  
只剩下雪的白  
只剩下寂靜的大地和穹天  
只剩下我對你遼闊的思念

2007年寄自四川

## ■羅 鉞

### 小情歌

——致左婧

## ■呂建春

### 巴山往事

聊上一回  
像風吹過原野  
松濤作響  
黃昏動搖的往事  
那天大雪  
和朋友喝茶促膝

有人扭著脖子向後  
讓過去的創傷  
佔有未來  
有人從苦難中  
提取出光芒  
探索黑暗的奧祕

像河水夾帶泥沙  
沖刷出感激的土地  
生活的汗水  
沈浸在鄉音裡  
太陽燒紅的許諾  
像鮮血一樣

火焰聽著水壺沸響  
熾熱的心  
相信圓規和尺  
目光溫暖  
讓星星隱藏  
夜才深沈不已

那天大雪  
送朋友出遠門  
青松鬱鬱  
在生命生根的地方  
潔白的雪花  
掩蓋了去時的蹤跡

2007年寄自矽谷

## ■蔡可風

### 楓

居住在白云深處的楓樹林  
聚合了古今 多少重  
形形式式的車輛

輪輻中 扇 春風  
輾痕下 積滿夏雨  
輓輒間 游蕩秋云  
車上 飛騰冬雪

來時來 去時去 迷濛  
在年輪旋轉的軌道 走過  
一陣綠 一陣黃 一陣紅

綠的芽胚 誘進陽光  
黃的甘露 滋潤粉蝶飛蜂  
紅的脈 抽提出地心深處

大地的心血  
縱橫在鬚根 主根  
縱橫在年輪 主幹  
縱橫到葉脈 葉紅

飄飄下厚厚的聚積  
飄飄進晚霞層層的雍容  
迎送 六龍駕駛的長車  
裝點 楓葉的圖案  
走進 每天的夕陽  
走出 夕陽的蒼穹

### 斷章

那對在河堤上 依偎著的  
戀人  
在月光的籠罩下  
裝飾成一個夢

## ■謝勳

### 鑿出我心中的佛

——遊洛陽龍門石窟有感

伊河岸邊的步骤  
總是慢個幾拍。  
香山寺飄來的鐘聲無心，  
垂柳知音，擺出了  
十八歲的婀娜。  
亮麗的陽光在  
和風摩挲過的白楊葉上  
灑得金片閃閃。

昂首凝視諸佛像。  
不覺間入定在  
人語蟬鳴和流水聲中。  
我願  
以慈悲為錘，  
以喜捨為錘，  
雜念一塊接一塊地鑿，  
鑿出我心中的佛。

後記：龍門石窟瀕臨沿岸滿是柳樹  
和白楊樹的伊河，與對岸的香山寺相  
望。

不離不棄地讓我  
帶著微笑的呼吸  
把意念送進他們的  
隱約之中去  
回復一段、青春的歲月

2007年寄自紐約

## 大與小

大與小的關係既矛盾又統一，典型的辯證法，有趣！不過我還是不談統一吧，一說到這個，難免會令許多遠在千里的人感冒流涕！說一些飄渺抽象的，例如須彌納於芥子；說一些幾千年前的，例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再不然說一些女人們都愛聽的，例如珍珠鑽石等等

珍珠鑽石自然是愈大愈得歡心，但當它們大到某一程度時，你要怎樣去炫耀呢？耳環、戒指、頸鏈掛墜都不成，太重，會引至傷殘，不管是由於重量本身抑是起意的盜賊。算來算去只有鑲在皇冠上才最保險，有權嘛！至於竊國還是竊鉤？則古有定論，當罪行大到與所謂國家民族同等時，便成為英雄式的德行了。但看再大的珍珠鑽石權力，最後不是與許許多多愛恨交錯的人和物都必須生活在兩顆子彈裡嗎

2004年12月31日

## 星星

很久很久以前，有好長好長一段時間，星星就是我們，我們就是星星。那時候的夜空熱鬧好玩，每一顆星都代表一個人，不管熟悉的陌生的，抑或天上的凡間的？得意時熠熠發亮，潦倒時黯淡無光，而我們總能毫無困難地在寬闊空曠裡認出自己

如今人口越來越多，星星卻越來越少，天空冷漠而擁擠。就算我們能像古人禳星祈福，也已找不回自己了

2006年12月23日

## 表演

一些人在高高的舞臺上演奏  
把星星一把把拋向人群  
星星在半空燒起來 而雲朵  
做成的舞臺愈發冷酷  
堅固 他們能看見嗎  
夜空中漸變成隕石的我

被熱烈和麻木同時煮沸的舞臺  
是我的禁地

一定的 一陣陣風把小樹  
吹得東倒西歪 幕布翻滾

如陰謀的海浪

我想起某個下午

某個被釘在旗杆上的下午

如洪水猛獸

舞臺兩側 燈光

被另一些剛從隧道裏出來的人  
撕扯著吃掉

表演仍在繼續

一些人為什麼一定要看

另一些人的表演？

一些人為什麼非要吃飯一樣

滿足於他人提供的表演？

誰又能夠不為表演而活？

當畫筆蹣跚進葉落的風景

是誰在謝幕？

也許我有權評判

但已沒有機會犯錯

2004.1

## 底牌

霓虹燈寫照寒意

溫暖尾隨被重拾的年月

街道坦蕩如偉人心胸  
那些更隱蔽的陷阱  
那些被預見的慶典

積雪暫時堆積著永久  
畫布和年曆中的風景被顏料所  
虛擬

時代的絕句亮出平仄的底牌  
燈光塗寫著牆面

我們交疊的手指搭起未來

2004-12-10

## 跌落

我看到一個詩人在刊物上對

夏天和乳房

喋喋不休 筆桿攪動著情天恨海

那時我慶幸自己不是詩人

我看到一個盲人過馬路 側耳

傾聽

他的木棍點在斑馬線的中央

準確無誤

而一輛輛車還是從他身邊猛地

擦過去

我想把肉體和思想交給石頭

工地上的一塊石頭

構建於某種構想

固執於某種固執

我送別在排隊時仍頻頻

發送短信的朋友

他正準備替父親去買一處

墓地中的七點八平方

我睡在雲上 偶爾化身為雨

我醒來 俯瞰盆景

卻不小心跌落於熙熙攘攘

2006-4 寫

2006-8 修改於瀋陽

## ■楊明通

### 羅馬尼亞

想像一下您在一個您不熟悉的地方  
剩下兩片異常薄的嘴唇  
你在那裏出賣乳房  
你在那裏吞噬娃子  
口音不正，一切都從頭開始  
你在那裏脫下褲衩  
你在那裏整夜地喝啤酒  
你在那裏抱怨自己的肺  
充血，為此要喝不少湯藥  
湯藥又貴，情人又跑路  
你在那裏耳朵裏進了臭蟲  
酒精太少，找不到歌唱  
抱怨找不到另一隻羊毛襪子  
猶如那一隻可疑的影子  
老在離婚的日子裏  
點上你牆上的  
紅色燈火

### 病床上望日

我是一枝無罪的野花，是自由的病房  
往日的監獄，沒有使我放鬆  
繃緊的神經在吸收水分  
有人在描繪我，畫皮  
我恐懼有人查禁我的乳房的生長  
我恐懼有人要闖進緊縮的花房  
我恐懼有人被迫進入  
打針，撫摩屁股  
我知道褥套要被洗乾淨  
我知道自由主義的宿命是殺頭

現在，我已經不敢肯定  
我是一枝無罪的野花，是自由的病房

### 玫瑰的疾病

我不喜歡顆粒的  
維生素 A  
維生素 B  
維生素 C  
維生素 D  
維生素 E  
維生素 F  
維生素 G  
多種維他命的功能  
玫瑰的心腦血管類疾病還在

而我的情人吃胡蘿蔔長大的  
至今還在夜裏用嘴子大方地咀嚼

### 侏儒的困惑

每個早晨都沒有拯救  
吃糧的人從監牢裏探出頭來

企圖掌握著  
骨肉的變化  
陽光也從身體外濺  
隨後是  
沉默無語  
豎著一隻耳朵  
擁有兩種顛覆的完美  
昆蟲的口器  
骯髒的  
一個個囚徒穿過你的手掌  
註定你的未來釘在紫禁城的上空

2006年寄自廣東吳川

## ■賴揚明

### 情感的地平線

這一晚，我偷偷的  
將自己分成若干  
平均的分給風，雨  
和閃電，只是雙眼  
被你的蹤影所汨渡  
從你的淚水裏汨渡歸來  
帶著畢生為你燃燒的火焰

歷史的足音走進深夜  
李清照也在為愛情多感  
窗前的那束月光  
和那天空鑲上的星點  
情人般的纏綿  
黎明的聲音來自地平線

那一彎彎懸掛成的思念  
在我的手心  
放牧成春天！

### 細雨榴煙

誰的揮手  
大霧漣漣  
三月的鵝黃點燃  
枯木的思念

細雨間行走漫步  
葉嫩的心  
一陣舒卷

誰的衷情  
竟讓我  
癡情在你的身邊

在不遠的牆角處  
紅杏分婉春天

2006年寄自重慶

## ■ 魯行

### 超短詩一束

#### 黃昏星

生怕晚歸的人找不著家  
天街的第一盞路燈先亮了

#### 天邊孤星

黃燦燦的一粒米蘭花趕夜路  
回家去 有體香作伴  
就不覺孤單

#### 啟明星

燈油將盡

挺住哦 天  
就要亮了

#### 戀人之吻

山盟海誓猶恐不足憑信  
尚須雙方加蓋各自的印章

#### 酒 窩

漫酌淺飲  
為妙

小心  
此杯易碎

#### 恕

野花被踏碎了  
還贈馬蹄以花香

#### 惑

那場邪火延燒十年  
華夏文明庶幾灰飛煙滅

縱火者至今端坐神壇  
受人焚香膜拜

#### 菩薩如是說

可以給眾生客減“負”  
唯一的前提是不能減“佛”

#### 早餐點，豆漿油條攤位驟增

再就業形勢一派大好  
(不是小好)

#### 怪異的土壤

種下去一枚無花果  
長出來一株無果花

#### 豬

要是有人恭維你“發福”了  
那可不是個好兆頭

#### 磕頭蟲

這輩子夠窩囊的  
活了大半生 還沒有  
真正生活過一天

#### 放屁蟲

此公最愛講的是“誠信”二字

#### 某公《回憶錄》

當做歷史小說來讀就是了

2007年2月寄自河南信陽

## ■ 蒼虞

### 黃 昏

有人在玩鬥地主<sup>①</sup>  
操著寬屏的液晶顯示器  
在空調的氣息裏  
把時間遺忘  
有人借著這些時間  
把自己交給衣服  
不停地洗、烘、燙

這些人，渴望空閒卻又  
理解忙碌  
這些人，每當走到黃昏的街頭  
總會有片刻的猶豫  
就如一條繩上捆著的兩隻蚱蜢  
卻又有各自的方向

①：一種較流行的QQ網路遊戲。

### 思 念

行李箱裏的西裝  
永遠藏在最下麵  
已被洗得有些發白的休閒服  
在你的眼裏定格  
成一道風景

許多年了，我還是喜歡身著休閒裝  
只為當初你一句不經意的話  
我養成了一生的習慣

### 流 浪

你和我  
平面內兩根坐標軸  
腳步隨著車輪  
思想同它在路上遊戲  
路邊的風景澱積著自己重重的行囊

車輪向前滾動，悄悄遠離了目光  
重逢的日子，風景也模糊了

## ■ 包 苞

### 魔 咒

#### 魔 咒

隱秘的花朵如此絢麗  
鑄在巨大而潮濕的黑色天幕

光華四射，是一枚胸花  
光華四射，是一記吻痕

#### 誓 言

兩隻鼯鼠，在地下打洞  
為了約會，他們動用著牙齒和四隻腳爪  
這種誓言和謊言相似  
大地說：她的兩隻乳房洶湧並且疼痛！

#### 神 遊

兩隻手交疊在胸口，夜色波瀾不興。

一隻手安放在椅子上，一隻手遊蕩遠方  
一隻手按住夜色，一隻手打著燈籠漫遊

兩隻手交疊又分開，顛覆一個巨大的夜晚

#### 獨身女人

在一張蒼老的面孔上，卸下嘴唇  
像擦拭一件古老的銅器

在一個萎縮的身體上，卸下雙乳  
像擦拭一對中世紀的銀器

在一個巨大的晚上  
燈光也有細密的皺紋

#### 鏤在玻璃上的蛾子

纖美的蛾子伏在玻璃上，一動不動。  
像燈光鏤在夜幕上雍容的國王

如果不去細讀她暴凸的眼中舞動的燈火  
披散的翼，扶住她修長的身子  
就是黑夜為死亡鍛制的精巧十字架

#### 被門縫夾疼的光

內心的光明退守成一粒燭光  
黑夜就開始敲門  
看不見的手，藏著世界一樣巨大的黑！

在緊閉的門口，黑夜揪住了光明的衣角  
在陡峭的窗臺，粘稠的毒汁塗滿  
冰冷的玻璃

從午夜開始，一粒瑟縮的燭光抱緊雙臂  
滾燙的淚水失去了方向

#### 七 夕

今夜，喜鵲都去了天堂  
黑夜就在大地上漫流

黑夜淹過了胸口，甚至天上的星辰  
我們就只能切下自己的一隻手臂  
作為彼此的信物，然後  
讓該發生的一切都發生吧

沒有了喜鵲，黑夜說他什麼也沒有看見

#### 大 霧

漫天的烏雲是幸福的，你看  
天空俯身向下的嘴唇已經接近一株青草

遍體的水汽是幸福的，你看  
大地漸漸努起的嘴唇已經融入烏雲的懷抱

內心恣肆汪洋的衝動是幸福的，你看  
天地相吻的酣暢混沌並不需要一輪  
理智的明月

霧起了，風是多餘的

## ■ 曾 廣 健

### 破碎的夢

朝夕凝聚的思念  
黃昏相約星夜  
希望凌空飛翔

快當觸及時  
一個訊息橫撞過來  
重重砸碎紛紛

拾起情懷的零碎  
一片一粒地  
再疊成  
夢

17-02-06 越南西貢

時間是多餘的，你看  
知趣的大地，也捂上了自己的眼睛

#### 渴

洗澡前的渴，是皮膚的渴  
洗澡後的渴，是十個手指的渴

藍天吮著白雲，是太陽的渴  
野花摟著大地，是山泉的渴

野花眼巴巴望著白雲遠去，是  
白天的渴  
野花眼睜睜看著白雲不順黑夜  
流下來，是黑夜的渴

遍體長滿眼睛，十指長滿嘴唇  
是有人沒人時，內心的渴

2005.8.12

## ■明迪

### 秋天的下午想起里爾克

沒有晨霧也沒有草地上的露水  
沒有夕陽也沒有遠山的紫褐  
下午，最不浪漫的時刻  
沒有甜蜜的激情也沒有溫馨的倦意  
只有槍殺、爆炸、諾貝爾獎  
新聞和肥皂劇在時空交錯  
嘻皮笑臉驚心動魄  
道瓊指數上漲了  
趕超花粉過敏的速度  
南韓人民上街了  
藍色選票比爵士樂亮麗

### 《喬家大院》的女人

勸說自己男人心儀的女子不要嫁人  
昨晚 DVD 和今早的咖啡一樣  
苦味恰到好處  
都留下一點淡淡的澀  
此時陽光懶懶我也懶懶  
連指甲和頭髮都長得慢  
看書……寫信……想你……  
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  
書可以不看信可以不寫  
你，也可以不想  
書看完了可以合上信寫完了可以不發  
你，想起了又怎能忘記？

今年沒有雨季沒有落地長虹  
沒有風  
沒有蜻蜓和蝴蝶漫天飛舞  
只有一片淺黃的落葉  
在小徑的綠樹下盤旋  
還沒泛紅，夏日就悄悄地走了  
走得無聲無息

2006.10.4. 洛杉磯

## ■司空雨

### 風的夢

有一片麥地  
我曾在夢中見過  
  
我見過  
我的愛人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  
顏色  
  
她長的很美  
她的夢  
浸在清涼的風中

另一些  
漂亮的菊花  
在草地上愉快的  
歌唱  
  
太陽會在  
一個潔淨的早晨醒來

太陽帶來了  
許多光明  
  
許多枯萎的聲音  
在風中集結  
我們不去問命運  
知道的事情

### 心靈泉水

會的  
會有一個地方  
晚風徹夜吹拂  
  
我心靈的泉水  
淌過麥香的季節

## ■張敏華

### 事 件

他摸一下妻子的臉，妻子不見了，  
他為兒子蓋好被子，兒子不見了，  
他回頭仰望一眼居住十年的房子，  
房子不見了，  
他駕車闖過紅燈，車子不見了。  
夜晚太深，沒有人注意到  
他身邊的變化——  
他的骨質開始增生，耳膜被孤獨  
壓迫。

2005. 5. 13

淌過季節的海  
紅草莓頭頂上  
那片彩色的雲天

一些蕨菜  
跟隨著我  
走進秋天  
像一場美麗的姻緣

我坐在美麗的  
姻緣裏  
用乾淨的盼望  
從一個黃昏  
越過另一個黃昏

我喜歡看到  
黃昏裏  
一些蒲草  
在靜靜的河畔  
搖曳真實

2006 年寄自遼寧

## ■杰地

### 望古三題

#### (一)

冬意消瘦的早晨，暖陽輕聲著陸  
長空一路瀟灑終於淡藍無邊  
來去無蹤的大雁再次恣意橫貫  
季節在身後營造隨時遷移的家

踏著獵風信步而往，昨日的景象剝落紛紛  
大片耕犢的山川依稀起伏古今  
先人們或附身點豆，或吐納詩意於山林  
兩河紛繁的支脈嘩嘩作響  
為不肖的後人們鋪設倉底豐厚

#### (二)

今夜長空無月，河川靜默  
今夜雪聲悠久不回，驚世的篇章還在  
先輩的茶壺裏培育孤獨故而無法

見證凝聚於此刻坦然一瞬的勁力  
長嘯和轟鳴自銀河兩岸的故地出發  
凡人的魂魄再一次經受千錘百煉  
幼童們即將賓士的形跡迅猛  
許多個晶亮的思路從夜半閃爍而過

#### (三)

長河落日圓如童憶之巨輪  
從無邊落木的昏黃河岸  
碾回不盡長江的源頭  
綿延千里的山巒無法阻擋  
滾滾而來的萬年沙塵  
縱有大漠孤煙直達天際之遠的酒泉  
縱有孀仙飛落三千尺順流直下  
晝夜對飲於落入九天的銀河兩岸  
千代以後的生命之靈  
仍需在勁草的根鬚萌發心神  
從弱不禁風到歲歲枯榮  
燒不盡的野火吹不去的春風  
苦苦追尋的蒼穹秘典依舊高懸  
竭力拯救的自身失陷纏綿不走

2006年2月，聖路易斯

## ■張瑞

### 落葉上的秋天

從一枚落葉上就可以看到  
秋天的脈絡

一枚落葉的飄零  
給這個季節最後的表達

書寫是沉靜的  
行走是冷漠的

偶爾的衝動  
其實源于最初的萌芽

那些縱橫的，交錯的  
紋理  
在我攤開的掌心漸次清晰  
而後，氾濫成河

### 雨中蝴蝶

秋雨輕輕吻一下大地  
這便是最後的花朵了

一隻蝴蝶的飛翔  
此刻，正慢慢上升  
在雨的間隙  
與我擦肩而過

相憐相戀的問候呵  
你的和我的抵達  
都還在未知的原野

如今，在秋風的翅膀歸來之前  
不經意的一瞥間  
悄然呈現的故事  
是否還有可以棲息的書頁

2006年寄自山東

## 說詩小札

●黃伯飛

### 詩者壽

讀了本刊第98期的一些反應

中國的古語有曰：“仁者壽”，是否可套用一下——來個“詩者壽”。

“壽”的本義是說每個人生命之長短，“仁者壽”是說“仁者”可以是或必然長壽。“詩者壽”的詩者——做詩的人，是否也可以長壽呢？

生活環境、飲食、運動、體力的勞作、心力的勞作等等，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健康，也即是說都會影響到每一個人的壽命的長短。詩——讀詩或做詩——會不會也發生類似的影響呢？

上一期秀陶寫的〈話說月亮〉，其中提到李白、蘇軾所寫的幾首喝酒的、賞月的詩，孩子們、大人們讀了是不是可以即刻量量血壓，探探脈搏，很科學地做個實驗，例如：讀第一次有什麼反應，讀了三五次以後又有什麼反應等等呢？說正格地，這是可以做得到的。假如真有這樣的“有心人士”肯花時間去做研究，這也不妨是一條可行的路數。

要想研究做詩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影響，那就難多了。做詩的人不能像上“作文”課裡的學生，老師出了題目，限一小時內交卷，而做詩的“詩人”又可能有“夫子在陳”之嘆“三月不知肉味”，更說不上“聞韶起舞”。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委曲“詩人”手腕上戴個儀器隨時測驗和記錄他每做一首詩時，前前後後的生理（還不是心理）上的反應。

說啦歸齊還是套一句古人的句子：“借酒澆愁愁更愁”而搖身一變，變為“借詩澆愁愁不愁”來結束這篇短文吧！



# 阿萊士·代波牙克

## 散文詩兩首

■秀陶 譯

一、

這一刻，在這間冷室的昏光中，下午的雷聲來愈近。穿過風雨窗及積塵的玻璃。水沒沸，魚在水下喘氣。你半睡似地發抖，彷彿失望。當一隊——一群公鹿離開了密林中心的乾涸了的沼澤地，來在城市的園林內，這種逃亡，冷得切入你的脊骨。當想及一支女子的手——放在垂死者的額頭——愈來愈真切。當自記憶的深處，你本想忘掉的已遭夷平的村莊重又升起。當罪孽及真理燃燒著你的胃，當惶恐的村人自壁上的掛氈上驚起，當衛們呼哨著穿越大氣而離去，當一枚銳石擊破你的頭，我該提醒你，你受傷的身體同伊甸園東那叢孤單灌木的身影一無分別？

二、

透過在小室中隨意放置的傢俬；透過衣櫃上掛在鏡前的一幅薄簾；透過那把小室劈作兩半的一柱陽光及微塵；他冷漠地望著她。她熟睡著，頭埋在原該是枕頭處的床單中。一肩赤裸，在世上消失。雙手置於已拉及腹際的毛毯上，沒有指甲油，隨著呼吸一起一伏著。床單上的污漬是前期房客的，是另一些生命的，在是由於他瞪視得太久而出現的痕跡呢？她手的曲線遮著她黑黑的奶頭，睡袍的肩帶垂下。一束光在她的肩頭，彷彿透過薄紗樣輕柔地滑落至她頸間的絨毛上。也可能他是有點累了。不是不耐煩。他想著：為什麼是這裡，那麼多地方而一定要這裡，而且老是這裡？

譯後：

Ales Debeljak's, 司洛文尼亞人(Slovenian), 作品被譯作英文的甚多, 有 *Reluctant Modernity* 及 *The City of the Child* 等。本二作品譯自《*The Best of the Prose Poems*》。

# 美國 後垮掉派 詩人作品選②

——張子清 譯輯——

二、安妮·沃爾德曼

(Anne Waldman, 1945-)

詩星亨通的安妮·沃爾德曼作為垮掉派詩運動後期金斯堡的朋友和搭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今她又成了後垮掉派詩人群中的主幹，一個重要的過渡性的傑出詩人<sup>①</sup>。當筆者問到她金斯堡的去世是否標誌垮掉派詩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它的影響依然對當代美國詩特別是後垮掉派詩起影響時，她回答說：“是的。我要說垮掉派詩影響繼續存在著，仍然活躍在詩壇上的黛安·迪普里瑪、珍甯·波米·維加·瓊安·凱格(Joanne Kyger)、加里·斯奈德、阿米里·巴拉卡等詩人都在不同的時間裏與垮掉派詩運動有聯繫。垮掉派作品同時對其他許多國家作家的創作有影響。但也存在著垮掉派‘時期’的歷史感。”<sup>②</sup>她所謂的垮掉派時期的歷史感說明垮掉派詩已經與歷史聯繫起來了，儘管她沒有直接承認垮掉派詩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她同意把自己的詩稿送交弗農·弗雷澤收進《後垮掉派詩選》也足以表明她的態度了。

沃爾德曼在紐約格林威治村長大，上中學時就喜愛詩，畢業于弗蒙特州本寧頓學院(1966)。在上學期間，霍華德·內美洛夫是她的指導老師，他是受威廉·布萊克和葉芝這類正統詩人影響下成長的詩人，對阿什伯里、弗蘭克·奧哈拉、垮掉派詩人尤其是金斯堡的詩不屑一顧，而這些紐約派詩人和垮掉派詩人正是她的最愛，因此她常常就此與他爭論。她當時意識到，在以白人男子異性愛焦慮為榜樣的學院詩與以狂放思想、自發行為、較少生活保障的生活方式、政治上與主流唱反調、藝術試驗性強以及其他難以啟齒的行動和偏離為特徵的詩(她稱之為“局外人”傳統)之間

存在著一條鴻溝。1965年，她出席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詩討論會，聽了奧爾森、鄧肯和金斯堡的詩朗誦，下定在畢業後當詩人的決心。她的希臘人父親和美國人母親都是詩人，她作出終身從事詩創作的決定並不奇怪。在她的詩生涯中有兩件助她成功的重大事件：管理和主持聖馬可教堂詩專案和傑克·凱魯亞克精神詩學學校。

①安妮·沃爾德曼在美國詩界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她還被列入紐約派詩人的行列，可能是她在主持紐約聖馬可教堂詩專案期間與紐約派詩人聯繫緊密的緣故。見 *Ginsberg: A Biography* by Barry Mil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89), p.531.

②見安妮·沃爾德曼 2003年7月8日寄給筆者的 e-mail 答覆。

## 安妮·沃爾德曼詩選

### 創作

把手放在胴體上，我把胴體細察。就這樣，把手放在胴體上，對胴體細察。我從頭頂向下撫摸。頭髮不對稱，一邊如男髮那麼短，一邊像女髮掛下來。就這樣，把手放在胴體上，對胴體細察。向下，頭頭邊的頭髮染成黑色。頭髮硬直如金屬絲。我撫摸我的頸脖，下巴之下的皮膚柔滑。我拉拉兩個耳垂，冷颼颼的，想給它們以暖氣。我把雙手放在臉上，彷彿給它抹上水，塗上面霜。我咬咬手指，感到痛。我的臉感覺到我的手指我的雙手有點兒粗糙。就這樣，把手放在胴體上，對胴體細察。我摸摸我的眼簾，從這觸摸中，我的眼睛看見了什麼？

我難以集中注意力在書桌旁感覺這種慾望。

我躺下來，揣摸我的兩腿之間。

餘下的情景你可以想像。

我回到桌旁。一個樣。啊，慾望，  
啊，創作，  
正完成創作。  
在書桌上創作  
啊，創作，  
在床上，慾望，  
在書桌上除了創作  
慾望啊慾望。

慾望，啊，創作  
把手放在胴體上，我把胴體細察  
我從未跳出創作，但跳到慾望，  
從書桌到床上，再回來  
啊，慾望  
啊，創作

我撫摩我的乳房，是的，我撫摩乳房。  
餘下的情景你可以想像。

### 快講女

我是一個吶喊的女人  
我是一個說話的女人  
我是一個有情調的女人  
我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女人  
我是一個有情慾的女人  
我是一個柔順的女人  
我是一個穿高跟鞋的女人  
我是一個著時裝的女人  
我是一個開小汽車的女人  
我是一個易變的女人  
我是一個靈活的女人  
我是一個戴項鍊的女人  
我是一個戴綢頭巾的女人  
我是一個一無所知的女人  
我是一個無所不曉的女人  
.....

我是一個講話快的女人

(1974/78)

## 二、傑克·弗利

(Jack Foley, 1940-)

傑克·弗利 1940 生，自由職業作家，獲康奈爾大學學士學位（1963）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學位（1964）。他的妻子阿德爾是他的詩朗誦表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寫詩，出版俳句詩集《繼承血統》（*Along the Bloodline*, 2003）。40 年出生的他雖然沒有機會參加當年的垮掉派詩運動，但他有幸和主要的垮掉派詩人往來，繼承了他們大膽革新的精神和藝術創造，成了當下西海岸最活躍的後垮掉派詩人。他以精湛的詩朗誦表演著稱。他對垮掉派詩人大量的採訪和評論以及積極參與海灣地區的文學活動，使他成了 20 世紀晚期美國西海岸詩的活字典。從他和垮掉派詩人的密切關係和他的創作看，他是當之無愧的後垮掉派詩人。除了他的論文集《啊，強大的西部星：加利福尼亞的詩與藝術》（2000）和《弗利的書：加利福尼亞造反者、垮掉派和激進分子》（2000）外，他的詩集有《字母／陽光：寄語阿黛爾》（*Letters/Lights--Words for Adell*, 1987）、《格什溫》（*Gershwin*, 1991）、《漂浮》（*Adrift*, 1993）、《流放》（*Exiles*, 1996）、《給失戀者的忠告》（*Advice to the Lovelorn*, 1998）；《最大的成功：1974-2003 年詩選》（*Greatest Hits 1974-2003, 2004*）；與伊凡·阿格勒斯（*Ivan Arguelles*）合作的兩本書：詩集《加利福尼亞新詩：死亡/追思》（*New Poetry from California: Dead/Requiem*, 1998）和《聖詹姆斯》（*Saint James*, 1998）。獲藝術家特使文學文化獎（1998-2000）。

## 傑克·弗利詩選

### 六十歲的誘惑

小引：一個瘋科學家的故事。他害怕死亡，逼得他發明一種能返老還童的丸藥。在他第二年的生日，科學家年輕了一歲，而不是老了一歲。困難的是，他

仍然接近死亡，只是從另一個方向接近死亡。他完全清楚地知道自己還剩多少年可以活，準確地知道哪一天哪一個小時將要死亡。他的新問題是，發明第二粒丸藥，它將抵消第一粒丸藥的效果，如此反覆地進行。當他考慮這個問題時，他對著燈光過街，被一輛飛馳的卡車撞死。訃告上寫他逝世的年齡為 61 歲，不準確，實際上是 59 歲。

六十歲的誘惑  
是相信一切是可能的  
不相信任何的改變  
六十歲的誘惑  
是用妄想  
為行為辯護  
用需要  
為妄想辯護  
用虛構  
為一切辯護  
六十歲的誘惑  
是相信任何事情

(2000)

## 四十年四十次： 四十行詩

四十年？什麼是四十年？  
沾滿灰塵的記憶。  
“我想我要結婚了，”我年輕時  
有人說，“這將是度過平靜的一年  
之道。”  
對她而言，卻並非如此。  
四十年。除了某些人的父母，  
誰結婚有那麼長時間？——  
一對夫妻親得很，  
但是很難真心，  
如果我記得的話。  
你總是在那裏  
除了我最早期的生活  
我有一個朋友  
沒有結婚史

沒有“浪漫關係史”：  
他一直處於回憶童年的癡迷狀態。  
我自己的歷史  
是與那個小孩  
斷然不同的歷史——  
接著是你  
是在我知道需要之前，向我伸出手，  
不知不覺地，你保持我的想像力  
純潔無暇，而且在世界上  
你給我生了一個兒子  
他已經長大成人，  
成為一個可愛的聰明的人。  
沒有人能講我的生活  
而不講歲月。  
沒有人能叫我的名字  
而不添上你的名字。  
什麼是顫動的微妙的愛之道？  
我們幾乎不知道，  
我們也不該知道。  
愛把我們猛擲到這裏那裏，  
愛使我們敞開，使我們開懷。  
在这一切喧鬧聲中，  
在我鍾愛和悲傷的一團亂麻裏，  
我叫你的名字：“阿德爾。”  
我叫了四十次，  
叫了四十年。

(2001)

## 新婚喜歌

——贈愛子肖恩和兒媳克麗·霍克

但願從雷斯角東行到梅角的  
長途旅行  
給你們帶來快樂①

——阿德爾·弗利

孤獨意味著什麼？  
有那種慾望的人意味著什麼？  
當你的慾望需要配偶時  
世界給你作了解釋：  
找一個人結婚，生養子女，盡情消  
耗，死亡

如果你有問題，自己解決  
孤獨意味著什麼？孤獨可不可能  
像忠於信仰或信守婚姻那樣地緊隨  
著你？  
有沒有配偶不能解決  
但能驅動和拆散愛和歡樂的  
終身孤獨？  
(孤獨意味著什麼？)  
有另外一種孤獨，它起初  
顯露出來的是性慾  
最終被解決的不是性交。  
(孤獨意味著什麼？)  
有另外一種孤獨，  
它不亞於尋找自我，  
一種最終是徒勞的令人沮喪的尋找  
因為自我只能被創造  
不能被發現  
所以持續地減掉自我  
這是在另一個人身上  
對自我的尋找  
在自我裏尋找另一個人  
這就超越了感官快樂的任務。  
什麼是結婚？  
它不是兩個人的結合  
讓一個人溶解在另一個人裏面  
而是在平等者之間  
持續不斷地對話  
持續不斷地終止孤獨。  
.....

為肖恩和克麗  
我們能夠付出  
我們的愛和生命中的一切  
以及我們所能講的話語……  
孤獨沒有盡頭  
愛沒有盡頭  
但願你們的孩子  
給你們帶來歡樂  
如同你們給我們歡樂

(2002)

①這裏引了傑克·弗利的妻子阿德爾的一首俳句。雷斯角 (Pt. Reyes) 在加州海岸邊的風景區，以其美麗的燈塔著稱。梅角在新澤西，也以美麗的燈塔著稱。——譯者

## 金斯堡在大商場 (2006)

我先到他從收音機商店盯視我，卻假裝看著電子設備，但是自從他行將就木，真的不知道他究竟要獵取何物，他成了一隻獵取小雞的老鷹。

在 DVD 商店，我“偶然”在他旁邊擦身而過，他吃驚地變得很嚴肅。“對不起，金斯堡先生，”我說道，“我以為你已經去世了哩。”

“年輕人，”他回答說，“我死了。”接著，他哈哈大笑。“你指望我逛超市？或者逛書店？我試圖保持時尚。

像你這樣富有詩意的可愛青年口袋裏裝了一本書《在路上》在像這樣的一個地方要幹什麼？要看我改變模樣？”

我所看見的是 90 年代的老金斯堡，弓著背，很莊重，眯著滑稽的眼睛。突然，他變成了 60 年代的嬉皮士金斯堡——喧鬧，出格，滑稽，顯眼，大鬍子。

他開始歌唱——唱得很糟糕（死亡沒有使他歌唱變好）直至我害怕有人注意我們，但實際上沒有人掉頭看，彷彿誰也不可能聽見我們講話。

“向黑天①致敬！”金斯堡說，哈哈。

“怎麼樣啊，小夥子，要躺下來嗎？你看起來有點像尼

爾·卡薩迪②  
或者至少你有一部分像他。  
怎麼樣啊，你要性交嗎？”

“我不想，金斯堡先生。我從來不同鬼魂性交。”“沒關係，”他回答說。

我的衣服突然脫光了，  
我有了勃起，遺了  
以前從來沒有遺過的精液。

金斯堡沒有觸摸我，他站立在那裏，依然衣服整齊，哈哈地大笑著。

“你怎麼會那樣？”我說道。

“這只是我們鬼魂耍的小伎倆。

快樂是天堂。天堂是快樂。

你聽懂了？凱魯亞克曾經說過，  
垮掉派是一夥想躺下來幹的傢伙，  
我們在天堂一直這樣幹的。”

“你在天堂？”

“嗯，在某個我稱為天堂的地方。甚至中央情報局也在那裏，被他們殺死的人都在那裏。我們所有的人在那裏相處融洽。”

突然間，他又變成了金斯堡教授。

“同樣多重的身份，”他一邊說，一邊消失在空氣裏，稀薄的空氣裏。

“你要等待那卷詩集出版，”艾倫的聲音，

他又哈哈大笑起來。“難道你不喜歡要那卷書？

那你得自己動手寫嘛——”

勇敢的導師，老詩人呀，你有沒有變成智慧的貓頭鷹、力量的雄鷹、美麗的天鵝、

一株向日葵、一片樹葉、一縷陽光、一條在泥土裏挖掘的蚯蚓？

你有沒有變為  
——不朽？

(2006)

①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濕奴的主要化身。——譯者

②尼爾·卡薩迪 (Neal Cassady, 1926-68)：垮掉派作家之一。他不但出現在約翰·克萊隆·霍姆斯的小說《走》裏，也出現在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他被醉鬼父親撫養長大，童年不幸，曾進出過少年犯管教所和少年監牢。1946年，他有一次去訪問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哈爾·蔡斯 (Hal Chase)，通過蔡斯認識了凱魯亞克和金斯堡。金斯堡立刻愛上了他，不斷追求他。卡薩迪是異性戀，最後拒絕了金氏，但金斯堡在他鼎鼎大名的《嚎叫》裏還是誇獎他：“尼·卡·這些詩篇的秘密英雄……”

## 讀禪詩《明心》有感①

“認知的起點是啟發，”

她轉身向著我

“一個瞬思回到聰慧，”

突然笑起來

“所有蹤跡全消失不見。”

接著使我吃驚的是

“此刻身心清爽。”

她跳到床上

“清爽，沉寂，”

赤裸裸的玉體

“蓋世無雙，特立獨行，”

向空中跳上又躍下

“寂靜，和諧，”

她蓬鬆的體毛，濕淋淋

“無可比擬。”

閃著光，我說：“再來一次。”

(2006)

①據詩人解釋，此詩是他受到古代禪詩選中的寒山德慶 (Han Shan Te Ch'ing) 的禪詩《明心》(On Clear Mind) 的啟發而作的，引號裏的引文是禪詩的最好幾行，揭示坐禪從自我狀態到無我狀態的修煉過程。他把讀後自己寫的詩的詩行拆散，對應地放在禪詩的每一行下面。他認為他寫的這首詩是讚美一個女人的純潔美，如同這首禪詩的境界之美

## —— Dickinson (狄金森) 詩藝術技巧散談

(參考《狄金森抒情詩選》江楓譯，長沙市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

### · 韻律和情境 ·

Through lane it lay - through bramble-  
Through clearing and through wood--  
Banditti often passed us-  
Upon the Lonely road-

The wolf came peering curious-  
The owl looked puzzled down-  
The serpent's satin figure  
Glid stealthily along-

The tempests touched our garments-  
The lightning's poniards gleamed-  
Fierce from the Crag above us  
The hungry Vulture screamed-

The satyr's fingers beckoned-  
The valley murmured "Come"-  
These were the mates-  
This was the road  
These children fluttered home-

p. 6

此詩，從韻律上，也就是說朗讀中，可以感覺到一種幽深淒瀝的情境氛圍，也可以說，詩意有一部分就是由這種情境散發出的，但翻譯成漢詩，很難還原原詩由韻律流動的情境。

江楓譯：

穿過小徑，穿過荊棘-  
穿過叢林和林間空地-  
在寂靜的路上，綠林好漢  
常在我們身邊來去。

鴟梟迷惑不解地俯視-  
豺狼好奇得目不轉睛-  
蛇的綢緞身軀  
在一旁悄悄滑行-

暴風雨觸摸我們的衣裳-  
雷電揚起閃光的利劍-  
饑餓的兀鷹在巉岩  
發出兇猛的嘶喊-

山林神以手指相召-  
幽谷傳來朦朧的呼喚“回來啊”-

這些就是那些夥伴-  
這條就是那條路  
孩子們急忙回家。

從表音文字到表義文字，應該注意英語語言的音韻，特別是詩，詩意的綻出

，與多種因素都有關係。詩句的對接，原詩非常自然，而翻譯時處理不好，就會出現詩句間斷的感覺。所以我試著重譯如下：

穿過躺著的小徑，穿過重重荊棘-  
穿過一片叢林穿過林中空地-  
在寂靜的小路上  
常有綠林好漢從我們身旁走過

豺狼正好奇地凝視著什麼  
鴟梟迷惑地俯視下方  
毒蛇印滿綢緞圖案的身軀  
在一旁悄悄地獨自滑行

暴風雨撕裂我們的衣裳  
雷電揚起閃光的利劍  
饑餓的兀鷹尖叫聲聲  
在我們頭頂的懸崖上兇猛異常

山林之神以手指發出了招喚  
幽谷低聲低語地傳著“回來吧”  
就是這些夥伴  
就是這條小路  
這些孩子們急忙回家

### · 譯詩的語序 ·

我說的語序不是指英語詩和漢詩說話的先後句式的不同，是指在把英語譯成漢語詩時，要適當調整原詩的語序，否則

，譯出的詩就會顯得生硬、斷續。

If I shouldn't be alive  
When the Robins come,  
Give the one in Red Cravat,  
A Memorial crumb.

If I couldn't thank you,  
Being fast asleep,  
You will know I'm trying

With my Granite lip!

P. 48

江楓譯：

如果知更鳥來訪  
我已不再呼吸，  
請給繫紅領結的那一位  
一點懷念的麵包屑。

如果我不能向你道謝，  
由於沉沉酣睡，  
你會知道，我在用  
僵硬的嘴努力！

江楓譯詩想盡量保持原詩的語言形式，而使原詩自然的節奏失去了和順，無形中破壞了詩的結構形式，特別最後兩句，要照原詩語言形式譯，就不成什麼詩句了。

我覺得好多漢譯詩讀起來驚扭，主要原因可能就在這裏，不知道怎樣用漢語和諧原詩的結構形式。所以我試著改譯如下：

當知更鳥來訪  
如果我不再呼吸  
請給繫紅領巾的那位  
一點懷念的麵包

由於沉沉酣睡  
我不能向你道謝  
你會知道  
我僵硬的嘴唇正在努力

### · 無法譯的 ·

英語中好些單詞，特別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是無法譯的。如 in the grass, on the grass, at the grass, 是三種情境，而漢譯時，只好譯成“在草上”，作為詩，這就失去了詩的形象性和寓意。英詩中的大寫字母或變形字母的寓意，用漢語更不好譯。

I think I won't - however-  
It's finer- not to know-  
If Summer were an Axiom-  
What sorcery had Snow?

試著譯文如下：

我想我無論怎樣-  
還是不知道的更好-  
如果夏季是一種公理，  
什麼妖術能使雪飄？

此節原詩“夏季”第一字母大寫，就和斜體的 an Axiom “一種公理”有了對應，並且 an Axiom 以斜體出現有種特殊寓意，“一種公理”是概念語言，特別標出，顯然把“一種公理”指著了正常合理的“炎熱”。這樣，下句的斜體字 snow 及整句意思才有了著落。

從詩的角度說，原詩由於字母的特殊處理，其詩意很容易理解，特別對“夏季是一種公理”的說法，並不莫名其妙。但是，在譯成漢語時，若只進行“對譯”，“夏季是一種公理”就沒了頭緒，就有了詩的晦澀感和詩意的模糊感。“夏季是一種公理”，這樣的語言可以任意套，如“夏季是一個方式”，“夏季是一種平面”等。

對於詩語的這種隨便性，在先鋒詩中較多，什麼公理、方式、平面等，詩中並沒有暗示，只有詩人自己心裏清楚。對於這種現象，讀者說讀不懂，詩人說讀者沒水準。詩人自己給出的詩句的意義當然他自己清楚，而詩語是需要互相關照的，這才是詩人應該主要做的事情。

回到翻譯問題，是不是對相應的漢字作特殊處理就可以傳達原詩的意義？恐怕說容易做難吧？

### · 中國現代派的蹤跡 ·

今天我來買笑容  
僅需買一點笑意  
你臉上最小的一點  
對於我，正合適  
這一點，別人不會思念  
它的光，十分微弱-  
我在“櫃檯”前問：先生，  
是否可以賣給我-  
我有鑽石，戴在手指上  
你知道鑽石是什麼？  
我有紅寶石，像黃昏中的血  
我有黃玉，像天上的星  
請問，先生，是否可以？  
這簡直是猶太式的“交易”！

P-50 這首詩基本上可以作為中國詩人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直到今天，表達內心情緒的一種範式。我猶豫再三，不用感情而用情緒，說明這類詩，更多的是情緒化。感情是明朗的，情緒是迷亂、模糊的。

這首詩的原文如下：

I Came to buy a smile - today-  
But just a single smile-  
The smallest one upon your face  
Will suit me just as well-  
The one that no one else would miss  
It shone so very small-  
I'm pleading at the "counter"- sir-  
Could you afford to sell-  
I've *Diamonds* - on my fingers-  
You know what *Diamonds* are ?  
I've *Rubies* - like the Evening Blood-  
And *Topaz* - like the star !  
It would be "a Bargain" for a *Jew* !  
Say - may I have it - sir ?

P · 60

狄金森在這裏的意象語較突出，微笑不但要買賣，而且商討一番，在用語上給意象派應有很大的啟示。*Rubies-like the Evening Blood* 不但對西方意象派的“意象”說有啟示，也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意象派（現代派）苦苦追求的詩技巧。作為詩表達，狄金森是一種開路者的形象，後繼者不應死死追隨，更不能把這種表達當作“先進”的“唯一”的形式。

### · 意象派的鼻祖 ·

現代派意象的出現，應該追溯到 1861 年狄金森一首詩中的一個意象。

I shall keep singing !  
Birds will pass me  
On their way to Yellower Climes-  
Each - with a Robin's expectation-  
I - with my Redbreast-  
And my Rhymes-

Late - when I take my place in summer-  
But - I shall bring a fuller tune-  
Vespers - are sweeter than Matins -  
Signor-  
Morning - only the seed of Noon-

P · 68

江楓譯：  
我要不停地歌唱！  
鳥兒會超越我  
向更黃的氣候飛行-  
每一隻都有知更鳥的抱負-  
我，有我的紅胸脯-

我有我的音韻-

遲了，當我在夏季占一席位置-  
我將唱出更豐滿的曲調，  
黃昏星的歌比晨曲更美，先生-  
早晨，不過是中午的幼苗-

後兩句，按詩意應該譯成：

牧歌比晨曲更美，先生-  
朝霞，不過是中午的幼苗-

這是與“更黃”更成熟之意對接的。這樣處理的依據是，*vespers* 不但有薄暮、金星之意，而且有晚禱之意，*matins* 有早課之意，也有晨禱之意，所以這句詩中應是晨禱與晚禱對應，而意象卻落在晨暉和暮暉，因此才有下句的“朝霞，不過是中午的幼苗”奇妙的意象閃爍。我覺得就這一句，可以壓倒意象派詩中的所有意象。這裏的意象明朗、新鮮，色彩明媚，又形象無比，我們彷彿看著朝霞生長，生長成中午，再到黃昏，這裏面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妙處，並且含了豐富的人生體驗和感喟。龐德的〈地鐵車站〉意象雖然比較豐富，但沒有這裏的意象形象、自然。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 on a wet, black bough.

人群中一個個臉幽靈般閃現；  
黑色枝條上濕漉漉的花瓣。

龐德的這首詩，被認為是意象派作品的超級傑作。但他缺乏狄金森的形象和自然。按王昌齡的話就是，狄金森詩意象的創造來自於自然又合於自然，龐德詩意象的創造依傍了客觀。狄金森的詩意象有中國古典意象特徵，主客互溶又互移，客觀形象自動延展、膨脹，又有現代西洋意象特徵，主客瞬間融溶，客觀形象自我深入、揭秘。我們看龐德的詩意象並不具備中國古典詩意象的特徵。

我說狄金森堪稱意象派鼻祖，由此可見。

*Morning* 之用法，中國詩中早有。唐·吳融〈題袁州泗河中石床〉：

謫仙醉後雲為態，野客吟詩月作魂。  
此“月”顯然指“月光”“月色”。

宋·蘇軾有詩句：

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

此“海”顯然指“海水”。

· 透露心境的範例 ·

在詩壇上，現在叫囂最厲害的，就是詩要深入人的內心，表達人內心隱密的東西。而大多數詩，不是莫名其妙的說來道去，就是情緒的宣洩，要想捕捉詩表達的一個人的內心裏的什麼，就是揮動李達的一雙板斧，也劈不開一條門縫。我們看看狄金森怎樣在詩中透露心境的。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spair  
And Fear - is like the One  
Between the instant of a Wreck-  
And when the Wreck has been-

The Mind is smooth - no Motion  
Contented as the Eye  
Upon the Forehead of a Bust-  
That knows - it cannot see-

P.84

絕望有別於  
恐懼，猶如  
失事的一瞬-  
和失事已經發生-  
心地平靜-  
滿足，猶如-  
塑像上的眼睛-  
它知道，欲看不能-

翻譯怎麼也不能表達出原詩的意韻，特別後一節，原詩“塑像上的眼睛”是一個意象，用此說明，詩人的心靜，靜到什麼程度呢？猶如塑像上的眼睛時刻在觀看著，但只是睜兩眼空茫。塑像上的眼睛在看，但它看不出什麼。要說心靜得如睜大的不眨眼的雙睛，可能還易理解吧。這翻譯成漢詩，一般視著比喻，原詩是意象間的映射。

意象的極大作用，大概就在於把抽象的東西具象化。這裏面不像比喻那樣，強求喻體的關聯，而是取其形態或狀態的本質形象，進行映射，有時甚至營造出某種環境氣氛，形成意象物態。

這首詩，很好地反映了狄金森的某種心境，可以說是對內心的揭秘，而詩的細膩和選取事件的巧妙，不但使我們感覺到詩人那微妙的心情，而且有了對不同事物的認知。

絕望和恐懼的區別猶如失事的瞬間  
和失事已經發生；  
心地平靜和滿足猶如塑像和塑像上  
的眼睛。

詩人道出的是絕望還是恐懼？或者二者兼有，讀者自己去捕捉。或者詩人只是為了道出這些狀態，但我們感到的不正是感情的這些狀態嗎？

這首詩告訴我們，詩可以表達內心情感，並且怎樣表達內心情感：即使沒有恰貼的意象，也要有基本的形象。

· 一幅生動的寫生圖 ·

可能英語等西語表音功能的原因，席勒曾說詩不能畫出。什麼都不是絕對的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在各個國家都可能存在。狄金森這首詩，可以說是一幅生動的寫生圖。

A Bird came down the Walk-  
He did not know I saw-  
He bit an Angeworm in halves  
And ate the fellow, raw,

And then he drank a Dew  
From a convenient Grass-  
And then hopped sidewise to the Wall  
To let a Beetle pass-

He glanced with rapid eyes  
That hurried all around-  
They looked like frightened Beads, I thought-  
He stirred his Velvet Head

Like one in danger, Cautious,  
I offered him a Crumb  
And he unrolled his feathers  
And rowed him softer home-

Than Oars divide the Ocean,  
Too silver for a seam-  
Or Butterflies, off Banks of Noon  
Leap, plashless as they swim.

P.100

江楓譯：

一隻小鳥沿小徑走來-  
他不知道我在瞧-  
他把一條蚯蚓啄成兩段  
再把這傢伙生著吃掉，

然後從近旁的草葉上  
吞飲下一顆露水珠-  
又向牆根，側身一跳  
給一隻甲蟲讓路-

他用受驚嚇的珠子般  
滴溜溜轉的眼睛-

急促地看了看前後左右-  
像個遇險人，小心

抖了抖他天鵝絨的頭，  
我給他點麵包屑  
他卻張開翅膀，劃動著  
飛了回去，輕捷

勝過在海上劃槳  
銀光裏不見縫隙-  
勝過蝴蝶午時從岸邊跳起  
游泳，卻沒有浪花濺激。

江楓先生此譯，有些地方太拘於常識，忽視了詩中意象奇妙的作用，有些地方太拘泥於原詩的形式，使詩語有斷斷的感覺。特別第三節和第四節斷而不離，翻譯時沒注意到。再者，Banks of Noon是個意象，譯成“中午的岸邊”才顯意象的新鮮而巧妙。

這是一幅生動的寫生圖，畫面歷歷在目，小鳥的動作、神態刻畫得親切自然，入神入理。小鳥啄食蚯蚓的動作，吞飲露珠的調皮，給甲蟲讓路的行為，眼睛輪轉如驚嚇的念珠的神態，轉動絨頭的心情，詩人對飛動的驚異的描述及意象自然透射的神秘，無不顯示詩人非凡的語言功力和想像能力。我說，再逼肖的畫也沒有這幅畫逼真，恐怕不為過吧。

這首詩，如中國的古典詩，形式穩定，層次分明，而詩句運行又自然順暢。基於我對詩的理解，改譯如下：

一隻小鳥沿小徑走來-  
他不知道我在瞧視-  
他把一條蚯蚓啄成兩段  
再把這傢伙生著吃掉，

然後從近旁的草葉上  
吞飲下一顆露水珠-  
又向牆根，側身一跳  
讓一隻甲蟲通過-  
他敏捷的眼睛一瞥  
然後匆忙地輪轉-  
看著像驚嚇的念珠  
我想，他抖動他天鵝絨的頭

像一個遇險的人，小心謹慎。  
我給他一些麵包屑  
他卻張開雙翅  
劃動著飛回柔和的家-

勝過在海上劃槳，  
銀光裏不見縫隙-  
勝過蝴蝶們，從中午的岸邊躍起  
游泳，卻沒有浪花濺激。  
· 好一幅田園風光 ·

I thought just how Red - Apples wedged  
The Stubble's joints between-  
And the Carts stooming round the fields  
To take the Pumpkins in-

P.148

江楓譯：  
我曾想，在莊稼的殘梗間  
擁擠的蘋果該有多麼紅-  
牛車會在田野各處彎下腰-  
把那些老倭瓜收拾一空-

這簡直就是陶淵明純樸的鄉土詩，一幅  
讓人迷醉的田園風光。

我們只知道英國澤畔詩人華茲華斯的  
田園詩親切逼真，如一幅幅鄉土風光畫  
，懸在文學的殿堂。豈不知，狄金森詩  
中的鄉土味也是這麼醇厚。

狄金森的詩，大多是想像的產物，她  
有限的生活經驗並沒有阻礙她詩的豐富  
多彩和親切感人。這可能是一個天才詩  
人的能力，用常識無法解釋。

· 英語語序和詩意流動 ·

I died for Beauty - but was scarce  
Adjusted in the Tomb  
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 was lain  
In an adjoining Room-

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 ?  
"For Beauty", I replied-  
"And I - for Truth - Themself are One-  
We Brethren, are," He said-

And so, as kinsmen, met a Night-  
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  
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  
And covered up - our names-

P.154

江楓譯：  
我為美而死，對墳墓  
幾乎還不適應-  
一個殉真理的烈士  
就成了我的近鄰-

他輕聲問我“為什麼倒下”？  
我回答他：“為了美”-  
他說：“我為真理，真與美-  
是一體，我們是兄弟”-

就這樣，像親人，黑夜相逢-  
我們隔著房間談心-  
直到蒼苔長上我們的嘴唇-  
覆蓋掉，我們的姓名-

對於第二節，江楓先生譯文遵循了漢  
語序的習慣，這就有隔的感覺，使比  
較緊湊的自然流動的情感，頓了一  
下，拐了一個彎。原文第二節，充分  
顯示了詩意的流暢自然，從漢語言上  
講，只看問答語，把旁白省去，是  
符合華人說話習慣的，因此按原文語  
序譯才比較好。

他輕聲地問“為什麼倒下”？  
“為了美”，我回答-  
“而我，為了真理，真與美一體-  
我們是兄弟”，他說-

· 更好地理解原詩意 ·

Dreams - are well - but Waking's better,  
If One wake at Morn-  
If One wake at Midnight - better-  
Dreaming - of the Dawn-

Sweeter - the Surmising Robins-  
Never gladdened Tree-  
Than a Solid Dawn - confronting-  
Leading to no Day-

P.156

江楓譯：  
夢，很好，醒來更好-  
如果，醒在清晨-  
如果醒在午夜，更好-  
可以夢想，黎明-

歌聲婉轉的靈巧知更鳥-  
使樹木得到歡欣-  
也難比它面對永不轉化為白天-  
凝固的，黎明-

我認為江楓先生之譯文不合原詩意，  
且有些意思不可理解，如最後兩句凝  
固的黎明怎麼不轉化為白天，第一節  
是錯亂的，不能使詩意連貫起來。

狄金森的詩，意象很奇，且能捉住  
自然的人生的微妙東西，有時不靜思  
是想不出個所以然的。

第一節是說做夢，好，但醒來更  
好，所難理解的是 Dreaming - of the  
Dawn- 其實這裏的 of the Dawn 已有所  
提示，是不能簡單翻譯成黎明的。  
我先改譯一下，然後再說詩意。

夢，很好，但醒來更好  
如果醒在清晨  
如果醒在午夜  
更好夢想在黎明的邊緣

歌聲甜美的知更鳥推測  
樹木從未歡欣過  
然後凝固的黎明  
遭遇黎明前的黑暗

有人是不是認為我的翻譯是隨意增加了  
詩的意象呢？of the Dawn 就是黎明的意  
思，黎明的什麼，由詩意決定，當然是  
夢想在黎明的邊緣好，既有夢，夢又快  
可以醒，這也是前三句詩的意思。

第二節的知更鳥在詩中佔有主動之位  
，而江楓先生卻把它放在了詩人的眼中  
，對於知更鳥的歡唱來說，它心目中的  
樹木當然從未歡欣過。

關於黎明之遭遇，我想還是遵循自然  
的好，那就是，黎明到後還要有很小一  
段的黑暗。to no Day，還沒到白天，那  
為什麼不是夜呢？因為有 leading 在前  
，所以應該是黎明前的黑暗。這也是黎  
明的邊緣，也能與第一節詩照應。

狄金森的體驗之細緻，在好多詩中都  
有顯示，她用語的大膽奇妙，幾乎是空  
前絕後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意  
象派在詩的用語上夠潑辣的了，但根本  
不能與狄金森比。狄金森的奇、巧、怪  
，都是來源於自然，能還原成自然奇觀  
和可理解的意象。

· 翻譯中的形象和意義可以完美  
統一 ·

"Why do I love" You, sir ?  
Because-  
The Wind does not require the Grass  
To answer - wherefore when He pass  
She cannot keep Her place.

P.172

“為什麼我愛”你，先生？  
因為-  
風，從不要求小草  
回答，為什麼他經過  
她就不能不動搖。

江楓先生這裏的翻譯沒有什麼毛病，對  
於 She cannot keep Her place 似乎只能如  
此譯。直譯是“她不能保持她的位置”  
，這不合漢語習慣。既然意譯，那麼在  
注意形象時不是更好嗎？譯文，能達到



形象和意義的完美統一，我想也和“信”有關。

“為什麼我愛”你，先生？

因為-

風，從不要求小草

回答，為什麼他經過時

她就不能保持她的身姿。

情不自禁，好像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面對愛，不自然要發出別樣的神態和動作，人性的這種自然屬性被狄金森用風和小草的關係，道出得多麼的微妙和形象啊！此詩之“愛”顯然還有其他意義，如愛美，愛真理等。

這是語言的原始性，又顯示了語言的超前性。狄金森的絕妙好詞幾乎都是從自然的原始中生髮出來的。

### · 非凡的造語能力 ·

狄金森駕馭語言的能力，不但高超絕倫，而且細緻入微，她的詩語言應該引起詩人的深入研究。

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  
I'd brush the Summer by  
With half a smile, and half a spurn,  
As Housewives do, a Fly.

If I could see you in a year,  
I'd wind the months in balls-  
And put them each in separate Drawers,  
For fear the numbers fuse-

P.176

江楓譯：

如果你能在秋季來到，  
我會用擲子把夏季擲掉，  
一半輕蔑，一半含笑，  
像管家婦把蒼蠅趕跑。

如果一年後能夠見你，  
我將把月份纏繞成團-  
分別存放在不同的抽屜，  
免得，混淆了日期-

我們注意到原詩中的 by 和 in 兩個單詞的含義，我們就可以把譯詩稍微改動一下。在處理 fuse 時，譯成“融合”比譯成“混淆”更合原詩的含義。再者，只有在年內見面，才注重這一年的月份，一年後就不是這一年的月份的問題了，所以我改譯如下：

如果你能來到秋季，  
我將用擲子擲去夏季  
用一半輕蔑，用一半微笑，

像管家婦把蒼蠅趕跑。

如果我能在年內見到你，  
我將把月份纏成一團-  
分別存放在不同的抽屜，  
免得日期相互融合-

詩的第二節的造語能力和意象的奇妙，太出人意外了。至於狄金森為什麼要把一年的日期分那麼清，就不必再問了，我們也有把過去的日期記得一清二楚的時候，哪天幹了啥哪天有什麼事哪天有什麼奇遇歷歷在目。

### · 翻譯中的遺失 ·

It makes no difference abroad-  
The Seasons - fit-the same-  
The Mornings blossom into Noons-  
And split their Pods of Flame-

P.204

江楓譯：

四處並未因而發生變化-  
四季，照舊，很美-  
黎明，仍然開放成中午-  
綻開蓓蕾，放出光輝-

這樣翻譯，顯不出 The Mornings blossom into Noons-/And split their pods of Flame-詩句的奇妙迷人，所有的意象，令人驚歎不已的意象沒有了。所以，我改譯如下：

四季依然適合。  
到處沒有什麼變化。  
劈裂它們火焰的莢殼-  
早霞的蓓蕾開放成中午-

這裏的 Morning 與 Morning - only the seed of Noon- 中的 Morning 用法一樣。

### · 精典的意象作品 ·

Presentiment - is that long Shadow - on  
the Lawn-  
Indicative that Suns go down-

The Notice to the startled Grass  
That Darkness - is about to pass-

P.236

江楓譯：

預感，是伸長的陰影，落在草地-  
表明一個個太陽在落下去-

通知吃驚的小草  
黑暗，就要來到-

此詩並不亞於龐德的《地鐵車站》。Presentiment=long shadow 是比喻，更是意象，在理解時，可以互相顛倒著

理解，即預感是伸長的陰影，陰影是預感

，都可活動，所以才有動作 on the lawn。下面說 that suns go down，一個個太陽在落下，詩人把過去、當下揉合在一起，所蘊含的情感到底是什麼樣，可以說夠我們充分回味的了。

詩的第二節，可以說是白描，而詩人把周圍事物活化了。Startled grass，小草吃驚，黑暗，記住不是黑夜將要通過，這就特顯了意象的作用，也就是說，我們要把“預感-伸長的陰影-黑暗”這些意象進行關聯，思索寓含的意義。詩人這裏的道說，可以是詩人自己的心路歷程，也可以是對其他的暗示。作為詩，我們感知到她語言的活力，感知她意象的鮮明，又引發我們探索詩意的奧妙無窮。這樣的詩是可以成為精典女裝的。

為了再現 on the lawn 的形象性，我把此詩改譯如下：

預感一伸長的陰影，鋪展在草地-  
一個個太陽落下去，陳述般

通知吃驚的小草  
黑暗，將要通過

### · 一曲愛的絕唱 ·

To wait an Hour - is long-  
If Love be just beyond-  
To wait Eternity - is short-  
If love reward the end-

P.242

江楓譯：

等待一小時，太久-  
如果愛，恰巧在那以後-  
等待一萬年，不長-  
如果，終於有愛作為報償-  
我改譯如下：  
等待一個小時，等得太久-  
如果愛恰巧在那以後-  
等待一萬年，並不太長-  
如果終於有了愛的報償-

這是一曲愛的讚歌和絕唱，詩人用短和長的對比，形象說出了她對愛的理解，而這恰又切入我們每個人愛的切身體驗。現在流行，只要一瞬擁有，何必天長地久，就是這首詩的注腳。臺灣詩人席慕蓉對愛曾發出了這樣的感喟，“你不是來得太早-花兒還沒開；就是來得太遲-花兒已經開放。”人世間到底有多少個巧妙，“恰在花兒開時遇到她”？

讀這首詩，我讀到了愛的哲學，也是人生的哲理，只要最終擁有，就不枉度人生！

所以，把這裏的長、短對比擴而廣之，我們從這首詩可以得到豐富的人生內涵和社會內涵。

而終也沒有報償，這才是人生之大痛大悲！這種潛在的可能，才是社會人生最本質的。

· 滲入自然的內部 ·

自然的神秘在常人看來，可能是電閃雷鳴、山崩地裂，在科學家眼裏，可能是引力激起的潮漲潮落、群星共舞，在詩人眼裏，自然也就是她小小的戲耍的庭院，自然也就是她小小的安息的溫床，自然也就是她小小的鳴響著的音樂盒。詩人感知的，可能就是自然最敏感善變的部位，對於我們來說，是那麼熟悉，又是那麼神秘。

Further in Summer than the Birds  
Pathetic from the Grass  
A minor Nation celebrates  
Its unobtrusive Mass.

No Ordinance be seen  
So gradual the Grace  
A pensive Custom it becomes  
Enlarging loneliness.

Antiquiest felt at Noon  
When August burning low  
Arise this spectral Canticle  
Repose to typify

Remit as yet no Grace  
No Furrow on the Glow  
Yet a Druidic Difference  
Enhances Nature now

江楓譯：

在夏季的鳥鳴之外  
草叢裏有哀婉樂音  
一個小小族類的彌撒  
在隱蔽處舉行。

看不見任何儀式  
感恩祈禱如此徐緩  
成了憂鬱的常規舊例  
擴大寂寞之感。

在中午最有古趣  
當八月就要焚盡  
便有這種幽靈的讚美曲  
預示安息臨近。

優雅風采猶未減色  
明輝上未見皺紋  
卻有神秘的變異使自然  
更加令人銷魂。

此譯固執于原韻，使有些句子接不住，使有些句子彘扭，原詩散發著的自然韻律，譯詩基本上丟失了。所以我試著改譯如下：

在夏季之外比鳥鳴  
還有更哀婉的樂音從草叢升起  
一個小小族類的彌撒  
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舉行

看不見任何儀式  
感恩祈禱如此徐緩優美  
成了憂鬱的風俗習慣  
擴大著寂寞之感

中午時分最感有古趣  
當八月燃燒到草底  
便有這種幽靈的讚美曲  
預示安息臨近

優雅的風采猶未減色  
明輝上不見什麼皺紋  
卻有神秘的變異使自然  
更加令人銷魂

· 無法譯的 ·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Occasionally rides-  
You may have met Him - did you not  
His notice sudden is-

The Grass divides as with a Comb-  
A spotted shaft is seen-  
And then it closes at your feet  
And opens further on-

.....

Have passed, I thought, a Whip lash  
Unbraiding in the Sun  
When stooping to secure it  
It wrinkled, and was gone-

.....

But never met this Fellow  
Attended, or alone  
Without a tighter breathing  
And Zero at the Bone-

江楓譯：

一個瘦長的傢伙在草地  
有時賓士-  
你也許見過，也許沒有-  
他的通報常突然而至-

草叢被分開，像用梳子-  
一支斑斕的箭杆出現-  
隨即在你的腳邊封閉-  
分開處又繼續向前-

.....

相遇，曾以為是鞭梢  
散落在陽光裏-  
我彎下腰去拾取，  
它卻扭曲著，離去-

.....

卻從不曾見到這傢伙時  
不論有伴或是獨自一人  
不是呼吸發緊  
骨頭裏感覺到零-

此詩我曾作過專門賞析，是把蛇處理成意象影子賞析的。當把蛇當作影子處理時，不但各節詩意接得住，而且一些意象就有了深湛性。這也屬於狄金森的用語習慣。賞析時，要注意“蛇-影子-他”的相互映射，這樣詩語義就豐富了。

這裏我著重提出的，是無法翻譯的東西，和翻譯過程中不自然產生的錯謬。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Fellow  
第一個字母大寫，有提示意，漢語無法翻譯，in the Grass 顯然是在草叢裏，這從 in, on, at 的不同義可知，翻譯成“在草地”就失去了原詩的形象性，翻譯成“在草叢”也沒有原詩形象。

And then it closes at your feet

And opens further on- closes, opens 雖然用的一般時，但有“關”“開”的過程感，意義比較形象具體，而漢譯時，這些形象的東西無法譯出，譯文就顯抽象、一般。

When stooping to secure it Stooping 用的是“現在進行時態”，現實性、動態，很形象、逼真，漢語直接無法把這些

翻譯出來。

Without a tighter breathing  
And Zero at the Bone-

第一句呼吸發緊，原文有此時此刻之感

，是由於 breathing 現在分詞的作用，漢語無法譯出這種狀態，Zero，詩人給予了一定的寓意，翻譯成“零”不但令人莫名其妙，而且也傳達不了原詩句的語義，翻譯成“零意”也不好講。原詩的意思是“骨子裏感到零度的冷意”，漢譯又不能這樣解釋性的譯。

我用這麼多篇幅談詩、譯詩以及翻譯問題，主要用意何在呢？我沒有批評江楓先生譯詩之意，也不敢亂批評。我的主要目的是對當前詩創作狀態提出一些看法，如怎樣表達內心情感，詩語言要注意什麼等等。

因此，我得出一些結論：

1、英語詩形象具體的東西或狀態，在翻譯成漢語時，大都譯成了抽象的一般的東西，詩的形象和生動感人也就無了。

2、英語詩本來是自訴式的抒情，翻譯成漢詩就會變成他說式的敘述。這樣，感情色彩也就丟了。

3、有些東西壓根就沒法譯。

4、詩韻律、詩意境氛圍一般漢譯詩都沒譯出，就像一個少女，幾分美是由秀衫麗服襯托出的，讓她披一個破麻包片還有什麼看頭。

5、英詩意象互相關聯、映射的，漢譯時不是把它們孤立了就是譯成了概念。這就和詩沒多大關係了。

6、像上首詩第二節漢譯詩就會令人莫名其妙，而原詩非常自然。譯詩這種情況出現的比較多，把很好的詩譯成了漢語的排列。

7、現在大部分人崇洋媚外，而崇的媚的只是漢譯詩，壓根就不知洋詩的奧妙所在，所以模仿著寫詩，就把詩寫成了“先鋒”“現代”，寫成了不知是什麼。

8、詩只可借見不能移置，從以上

# 石榴像苦瓜

◎向明

“石榴像苦瓜”是指寫石榴為題材的一首詩，〈石榴〉是法國象徵派大師保羅·瓦雷里（台灣譯為保羅·梵樂希）所寫一首極為有名的作品。在未欣賞這首詩之前，我講一段李德武教授當年在課堂上，講解瓦雷里這首名詩〈石榴〉的故事。儘管李教授努力把這首象徵詩欣賞簡單化，但仍無法排除學生眼裡的茫然和疑慮；於是他請學生談談自己對此詩的感受。一個男生很有勇氣的說，我從未看見過石榴，當然無法欣賞這首詩。老師又問有沒有誰吃過石榴？一個女生站起來說：“老師，我吃過。”老師說：“好，那請你談談對這首詩的感受。”女學生想了想說：“我吃過的石榴是甜的，而這首詩是澀的，它不像石榴，倒像苦瓜。”

石榴倒像苦瓜，這在兩者物體的外形和內含的品味上，絕對一点也不像起來，然而這是指讀者讀這首詩中石榴的味道，讀者嚐出本來應是甜的石榴卻有苦瓜的苦澀，這究竟是詩本來就無法原汁原味的傳真、或不必與真實的一模一樣；還是作者的表現力有問題，無法準確寫出石榴的原味？還有從未見過的東西寫在詩上，就無法去欣賞嗎？難道只有經驗過的，才是可信賴的？這許多的問題，都在這次課堂上師生欣賞〈石榴〉一詩中浮現出來，當然這要認真追究，可以從多方面着手，首先應追究的是作者瓦雷里的象徵手法，是否把詩象徵得體。其次是翻譯得是否妥貼，沒有增添或縮減。再來是講解的老師是否真讀懂了這首詩，沒有誤導讀者的想像力。再就是學生欣賞詩的程度，是否能接受了詩的象徵手法。這一切疑問都得先從讀〈石榴〉這首詩的了解起。下面是羅洛翻譯的〈石榴〉：

微裂的硬殼石榴

因子粒的飽滿而張開了口，

宛若那睿智的頭腦

被自己的心思漲破了頭。

假如太陽通過對你的炙烤  
微微裂開的石榴呵  
用精製的驕傲，  
迸開你們那紅寶石的隔膜。

假如你們那皮的乾涸金色  
耐不住強力的突破  
裂成滿含汁水的紅玉

這光輝的決裂  
使我夢見自己的靈魂  
就像那石榴帶着神秘的結構。

瓦雷里無疑是法國象徵詩的巨頭，他的詩是有名的晦澀難解。但我們仔細去讀他的這首名作〈石榴〉，會發現祇不過是一首非常傳統的詠物詩，並無太無法一窺堂奧之處。據學者門立功在其所著《詩學概論》中論及“詠物詩起源及其他”曾說：“所謂詠物詩是指那些以‘物’為標題或題材，通過對物的詠讚

，描摹。借助物的某些內在的特徵，寄托，象徵和類比人的情志，品格的詩。

”我們拿這一段定義式的論述來與這首詩的構成予以核對，會發現這段論述可以說是為這首詩量身打造，處處吻合詩中所象徵寄托的情境。此詩的第一段不過是拿石榴的裂開是因子粒飽滿和人的頭腦會因自己的心思細密而像會漲破頭一樣的情境，這是一種比譬的運用，很恰切。詩的第二、三兩段是揣想石榴裂開是被炙烤而驕傲地迸開那藏紅寶石（

即石榴子粒）的隔膜；以及那乾涸金色的石榴皮是耐不住內裡強力的突破而裂成滿含果汁的紅色顆粒，發展得並不離譜，第四段是由物象而想到自己的靈魂也像石榴這種神秘結構，與第一段的比譬作了前後呼應。梵樂希擅於運用將抽象思維植入詩的創作中，突顯詩人的自覺與主動性，這首詩顯然是不難理解的

。西班牙詩人洛爾迦的鋼琴老師梅薩曾經說過一句話影响洛爾迦一生，這句話是說“我沒看到雲彩，並不意味雲彩不存在。”寫詩靠的是想像力，並非是靜物寫生。人的經驗獲得有兩條管道，一是親身體驗過，吃過石榴。一是間接從聽聞或書本上獲得，看過石榴的圖片或介紹，或者聽過老祖父講當年在河南老家結出的石榴有小孩子腦袋大，石榴果實像玉米顆粒。所以縱然從未見過石榴，應該仍然可以欣賞石榴這首詩。

至於論及這首詩的中譯是否準確的問題，由於我們無法看到李德武講這首〈石榴〉的譯本是他自己所譯、還是用法文的原文講解，如按羅洛這首中譯去讀，會發現這首詩是用極為通俗的譯法，並未按照法文嚴格的文法講求，也不合法文的聲韻，但極像一首中文創作詩。其中比較難讓腦筋轉彎的是，第二、三兩段是以假定語氣的“假如”起句，則承接的應是和假定不相符的事實才合假定的原則，而今石榴裂開說是被炙烤，乾涸的石榴皮是耐不住內裡的強力突破而裂開均是自然界成熟的既定法則，且係普通常識，毋需用“假如”來揣想。研究法國象徵詩及文學社會學的淡江大學法文教授女詩人何金蘭認為，此處亦可譯為“一旦”，意即一旦時間（炙烤和耐不住）到了臨界點，便會皮開肉綻，這樣較合一般常理。

然則這首詩在課堂上分析居然難為學生接受，究竟是講解不透，或是學生的程度尚不能接受這樣的象徵詩，由於不在現場，故也無法揣測，但從李德武教授所言他在講這首詩時已經儘量簡單化，意即他已知道這首詩很難為學生理解，故特意化繁從簡，可見李教授對這首詩知之甚深、只是詩如欲轉型作散文解釋，難免會有增添刪解、尤其會反射出多義的象徵詩，更易造成誤解。像這首寫石榴的詩會讀出苦瓜的苦澀味，無論如何是與我們所讀（羅洛的譯本）出的口感不對味的、大概這位學生是被象徵詩的有

艾肯(Conrad Aiken, 1889-1973)，生於佐治亞州薩凡納，也卒於該地。他是20世紀美國文學界被枯燥無味的美學埋沒了的巨人，他既是詩人，也是小說家和評論家。他的作品受早期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涉及的主題多為人們需要認識事實，特別是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就會帶來恐怖！

艾肯在十一歲時慘遭不幸，他的醫師父親殺了與自己發生口角的妻子後自戕，小艾肯發現父母的屍體後在心靈裡留下了終生難忘的陰影。後來他在以意識流方法寫的自傳《烏尚特》(Ushant, 1952)中提過此事。

艾肯曾就讀於哈佛大學，是艾略特的同齡同學和朋友，而艾略特的詩作對他亦有很大的影響，當然亦有其他來自坡

、莎翁、狄更生和法國象徵派等的影響

！龐德與艾略特在英國倫敦文學歷史性的初次會見，還是經由艾肯的穿針引線

，這後來成了20世紀英美詩史上的美談。而艾略特對他的回報是，把他這個美國詩人介紹給英國讀者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915-1923艾肯寫過好幾部“交響樂”：《福斯林的快步舞曲》(

The Jig of Forslin: A Symphony, 1916)、《屍骨存放所玫瑰，沈林：傳記及其他

》(The Charnel Rose, Senlin: A Biography and Other Poems, 1918)、《塵封之屋》(The House of Dust: A Symphony, 1920)和《費斯特斯朝聖記》(The Pilgrimage of Festus, 1923)皆是力求創作出像音樂那樣能同時表達幾層不同含意的詩作。艾肯通過音樂的形式傳達感情，因而沉醉於他自己的藝術宮殿裡，捕捉冥想中的樂章，他甚至在花園的兩聲中也能聽悅耳的音樂，以下是南京大學教授張子清所譯艾肯的〈空中花

園〉的一段：

懸在空中的花園裡下著雨  
從午夜到一點，雨點敲在樹葉  
和花鐘上，擊在梧桐樹的軀幹上  
在一注注水坑上慢慢響起圓潤的弦音  
從屋簷到羊齒叢，拉著一根根琴弦

艾肯的作品裡常籠罩著恐怖\*、死亡的氣氛，他描寫的美麗世界是懸在毫無意識的空中，把讀者帶進弗洛伊德與榮格的夢幻世界。艾肯在1933年寫的小說《大圓圈》(The Great Circle)竟然獲得弗洛伊德本人的讚賞，他的最佳詩作收在1953年的《詩集》內其中包括他最傑出的一組《定義的序曲》。他對中國的詩也有極大的興趣，曾寫過一首名為〈李白來鴻〉(1955)的長詩。艾氏的意圖是證明在時代和不同的文化對比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

艾肯較著名的小說有：《奇異的月光》(1925)、《幽靜的雪，神秘的雪》(1934)和《阿庫拉里斯先生》(1934)。《康拉德·艾肯短篇小說》則於1950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edit@hotmail.com)

## 編輯筆記

上期編輯筆記中提出“詩人百律”的第一個問題，那就是詩的固定形式做成就算內容蒼白、甚至不成其為文的東西也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入詩的殿堂，而這形式不管是古詩詞的格律或是現代詩的分行都有可能成為“蒼白”詩人們的華麗的外衣！但這個說法並不是否定形式，編者強調的是初學者必須知道，分了行的東西並非就是詩。反之，內容也是一樣，詩並不一定只用以“載道”，不說現當代的，僅就大家都承認的許多前人的佳作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倫理、道德、教化等等健康的內容，有些只是靈機一觸，有些只是事物或意象的羅列，有些只是生活的片斷……其實，巧妙的組合是詩之所以為詩、詩人之所以成為其詩人的一個重要測試，為什麼有些詩人可以將兩種或多種完全沒有關係，甚至相互矛盾的事物或意象輕易而不露痕跡地聯繫在一起？為什麼有更多的詩人搜索枯腸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詞語？

不過，搜索枯腸不是罪過，每一個創作的人大概都經過這個階段或有過這樣的經驗，充其量最終寫出來的不算好詩而已，沒什麼大不了。最不可原諒的是，許多“詩人”認為那是自己到了爐火純青，化腐朽平凡為神奇的地步，信手隨筆寫來都是詩，還有加上評論家們的推波助瀾，那就把初學者害慘了，這也是詩，那也是詩，究竟要怎樣寫才算呢？為什麼自己寫的好像要比這些好，但編輯都把它投了籃？

沒關係，編者有一個好方法，那就是把這些分了行的斷句連接起來，加上標點符號先讀一讀，覺得比普通散文有意思的才讀下去，不然也可以投籃去矣！

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作專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或電郵與編輯部聯繫。

另外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新大陸網站，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大陸詩友請暫時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閱讀最新一期刊物。

## 詩訊

●詩人張錯、陳銘華等三月間作陝甘之行，逗留西安期間，曾與當地詩人、伊沙、秦巴子、艾蒿、朱劍、西毒何觴等多次歡聚。

●大陸詩評家譚五昌正籌備和一批詩人編一本《當代漢語詩歌年鑒（2006卷）》，請海外詩人將自己得意的2006年作品傳至電郵地址：[tanwuchang@126.com](mailto:tanwuchang@126.com)。

●由趙蘿蕤、張子清等編譯的英國詩人 T. S. 艾略特詩選《荒原》，經於2006年7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發行。每首詩後均附有詳細的註釋及解讀。

●香港詩人溫明詩集《青山粉絲廠》經於2006年8月由香港瑋業出版社出版。北京詩人郭小林2006年10月出版詩集《郭小林近作61首》。大陸詩人陳世健詩集《難得菊香醉》經由作家出版社於2005年1月出版。澳大利亞華裔女詩人婉冰詩集《擾攘紅塵拾絮》經於2006年2月出版。湖南詩人、詩評家龍彼德詩集《長詩系列》經由時代論壇出版社於2006年12月出版。台灣詩人劉建化詩集《詩人雕像》經由詩藝文出版社於2006年出版。

●《詩家園》詩刊2006年第3期專刊《最初的傳承》為詩人昌耀誕辰70周年祭。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